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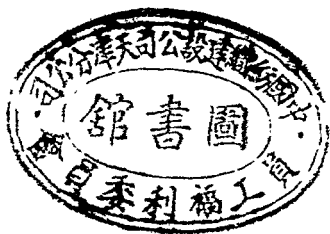
五奎橋

洪深

五 奎 橋

著 深 洪

01804



鐵 流 書 店 刊

目次

戲劇的人生（代序）

附插繪 英文劇『俠盜羅賓漢』之表演

『俠盜羅賓漢』全體演員

作者的學校生活的一斑

英文劇『爲之有室』

『爲之有室』演員攝影

『爲之有室』的報紙批評

『爲之有室』戲單

一五

歐戰時命令作者執兵役的通告

一六

英文劇『虹』戲單

一七

『虹』戲券

一七

『虹』演員攝影

一八

倍克教授的信函

一九

『四七工場』節目單

二〇

波斯頓表演學校請帖

二一

五奎橋（一幕劇）

二二

附插繪 『五奎橋』原稿四種

戲劇的人生

(代序)

二十年來，雖是人事變遷，行蹤不定，然而對於我那愛好的戲劇，不論是上銀幕是登舞臺，或者僅是翻書本，始終在接近着，不曾長時期的遠離過。昔人云：「人生三十而未娶，不應更娶；四十而未仕，不應更仕。」我今年恰好是四十歲了！娶乎否乎，仕乎否乎！對於這，我倒並沒有什麼成見，絕對不會固執；但是至少我敢說，以後決不至於爲了新企圖，而拋棄那久爲我伴侶的戲劇的。回憶這二十年中，書雖是讀得很多；但是書本教導我的甚爲有限，而人生教導我的，確是不少。環境是怎樣地給我，以戲

劇知識，說起事實來，有可恨，有可笑，有的還真是可歌可泣。隨便寫些下來，也算是我的一種自傳吧。

記得我從前在清華讀書的時候，凡是學校裏演戲，除了是特別團體如某年級的級會不容外人參加的以外，差不多每次有我的份；我又很是高興編劇，在清華四年，校中所演的戲，十有八九，出於我手，雖然所編的祇是一張沒有對話的幕表。我爲什麼這樣愛好戲劇呢？難道是爲了藝術而戲劇麼？那時我還不懂什麼是藝術，演戲不過是我學生生活中慣常所做的一件事，和打籃球吃小館子之類一樣，也不看得比這些事重要，也不覺得比這些事有趣。難道是爲了人生而戲劇麼？那時固然也放在嘴裏說，戲劇是通俗教育；但是清華演戲，都是開遊藝會給同學們看的，談不到什麼通俗；而戲劇的真正社會作用，怎樣地可以組織人羣，改善人生，我那時是一概茫然。我最初從事戲劇

的動機，恐怕祇是自眩其長，所謂出風頭主義；登臺是如此，就是我那時的編劇，也不外乎找一個適當的情節，在其中安排下一個出風頭的角色，預備給我自己表演而已。

出風頭固然是一個很不好的傾向，不過許多從事戲劇——尤其是那勇於登臺表演的人——大概都是被「出風頭」一念所鼓動了的。這個「自眩」的心理，在一個戲劇的藝人，是不是必須有的，我不敢斷言！但從多次的觀劇，覺得有時這個確乎是種幫助。那樂於自眩的人，最能「表現自己」；而他的誠懇，他的熱烈，乃不為一般拘謹的人自覺的人所能及。所謂藝人，本是一種奇怪的動物；說他寬，真是「放之則彌六合」；他的範圍是全世界，他的眼光是全人類；他必須為整個的人羣思慮，感覺，打算；而同時呢，他又須有他個人的貢獻，必須表現他自己。他為了改善人生而說話而勸導而鼓勵，但所說的話須是他的話；那勸導鼓勵的方法，也須是他特有的。這樣，他纔算盡了一個

藝人爲社會而創造的責任。藝人都是意識地或潛意識地以導師自命，決不是一個怕難爲情的人所能做的。所以，一個從事戲劇的人，如果最初是爲了出風頭而來的，並不妨事；祇須『因勢利導』，有效的教育，適當的環境，使得他及時改善與長進就是了。

我在清華的時候，校中每學期舉行一次戲劇比賽，也和演說競賽一樣，內容與演出是並重的。我們一級裏，喜歡戲劇的人雖也有幾個，苦於不甚起勁，歷次比賽，總是落了第。在那最後的一年，同班的人忽然十分努力，贏了運動及辯論等好幾個錦標。他們因爲我的舞臺經驗比較的多，於是便囑咐我，叫我想個方法，也獲得那戲劇的錦標。我那時候，已經有一個重要的覺悟；知道戲這件事，不是一個人所能獨自好的，必須大家都好，必須大家盡本分的合作。一向在清華裏所用的劇本，都不過是一張幕表；將全劇的經過分爲若干景，極簡單地說明某景應有某幾人登場，大約做些什麼事，從來不將

臺辭對話寫下來的。(這樣的幕表戲，在某種環境之下，也有牠的極大的效用，說另見後。)到表演的時候，各人發揮自己的議論，那會說話的，便儘量地『插蠟燭』；但求得彩，不願情理；個人的風頭出足，而將全劇的情緒與主旨，都打翻了。所以我那次借了比賽的機會，竟寫了一個有對話的劇本，要求同學們遵守背誦；後來居然便得了錦標。這是『賣梨人』是我的第一個劇本，是一個教訓意味極重的趣劇。所寫的是一個賣水菓的小販，挑擔行過一家巨紳門口，豪僕們白吃他的梨不給錢，反而打他一頓；訴之主人，那紳士的少爺出來查問，也白吃他的梨不給錢，反而要送他到衙門裏去懲辦；去打官司，老爺升堂審案，也白吃他的梨不給錢，反而押他入牢獄……種種形狀古怪，舉動詭奇，民國初年的人，看得出這是那時代的『卡通』。劇本雖然幼稚，那諷刺的力量，倒是有的。

大約是因為我太富於情感吧，在清華不久，和四周的貧民都做了朋友了；尤其是那在校門口做小買賣的，拉洋車的，趕大車的，跟驢子的。我常時和他們在一起廝混着，玩耍着；漸漸地和他們無話不談；我曾經到過他們的家裏；跟着他們一同出門而挨過

作者的學校生活的一斑

洪

深

洪深之弟三月五日

久
洪深
廚
房
高
等
科
廚
房

餓，又吃他們所吃一樣的飯——兩個銅子的燒餅一個銅子的鹹菜，便好像是吃了一頓盛餐了！如此，我曉得了許多他們平常所不肯說而一般同學所不屑過問的淒慘情形。到了我畢業的那一年，校中的教職員寄寓在成府的，也爲的是看不過，要在村裏辦

一個職業小學校，故那些街上流浪着遊蕩着的兒童，以木工等類的手藝；我便很高興的自己薦舉，替他們編排一本戲籌款；這就是那齣『貧民慘劇』。

關於這個劇本，有幾件事，現在還值得一說：第一，在題材方面，我堅決地要描寫貧民生活情形；雖不免有空想和過分誇張的地方，而精神卻是寫實的。當時反對的人非常之多；他們主張幹些好玩與有趣的遊藝以招徠觀客，而我始終沒有依允他們。第二，在演出方面，我請了一位極能演戲但扮相不甚美麗的朱君（男同學，那時清華當然還不是男女同校）表演劇中的女主人，王一聲的妻子；反對的人便說，她是要被丈夫在沒有飯吃的時候誘賈的，應當得漂亮一點；而我因為他的表演能力最佳，尤其是他的哀哭，十分誠懇動人，為全校其他同學所不能及，堅持着非他演不可。其後，在北平東城青年會上演的結果，果然使得許多人感動而下淚了；縱然有人批評着，這戲太以悲

慘，太以沉悶，使觀者悒悒不歡，而他們並不是來化錢買教訓的！這戲的相當成功，影響到我以後寫作戲劇的態度是很大的。從此以後，我頗自信，表演戲劇應當充份地發揮劇本，但求其能透澈有力動人，不必刻意求美；如果表演時外面的狀態，如佈景服裝扮相燈光等，能引起美感的話，再佳沒有；否則儘管犧牲那外附的美，決不會妨礙一齣戲的成功。同時，戲劇是感化人類有力的工具，我是更加確切地認識了。

我在校中，原本學的是實科；就是功課成績，也是物理化學算學等，比較哲學歷史語言等的來得好。到了將近畢業的時候，我們例須選擇一個科目，並且指定一個大學，由學校審查後分派。我所選的乃是化學工程的一種，燒磁工程；預定投考的學校，乃是渥海崖省立大學；都經清華當局批准了。民國五年的九月杪，到達哥倫布市，校中已經開課三個星期，趕補功課是很忙的。那燒磁工程，並不是狹義的單指燒製磁器，凡磚瓦，

玻璃，三合土，泥灰，搪磁，衛生器具，電燈泡，眼鏡，火磚等等，也都包括在內。我們除了研究那開掘，和土，捏坯，打彩，掛油，澆型，焙烘，建窯，燒窯，等科目外，其他關於化學和工程的普通功課，也是不少。所幸一部分功課，如第二外國語及高級化學等，在清華時已經習過，無須再複；我便將這空出的鐘點，選讀許多文科的功課，如文字學，經濟學，戲劇，小說之類。那哥倫布市，是渥海渥的省城，共有三個圖書館，學校裏一個，市立一個，省議會裏一個，我都獲到借書的權利，把裏面所有關於戲劇的書籍，都借來讀了。我那時真是苦讀，到東到西，懷裏總是夾着書本；甚至坐電車，看電影，有機會便是將書本打開翻閱一下；是一個三名的『書蟲』。所以我的戲劇知識，是和我的燒磁知識，相並地增長着。這樣的過了近三年。偶然一次，一位姓盧的清華老同學，經過哥倫布市，到我的寓所來探視我。他早已聽得了我在戲劇方面的努力，曾經將中國的題材寫成兩部英文戲，在學校裏上演，得到教授同學們的贊許，以及當地報紙劇評者的稱揚。他又看見我的滿架滿

牀都是文學書，而桌上卻攤着未完的化學算稿，待描的磚窰圖案，他不禁歎息；說我這樣愛好文學，應當做一個文人；尤其我對於戲劇有特長，放棄了可惜。他還說，「你讀燒磁，未必讀不好，但你終究不過做一個平常普通二三路的工程師而已；你如一心一意研究戲劇，前途未可限量也！」我被他說得心裏活動了，足足爲難了一星期。末後我想燒磁與戲劇二者都有成就，事實上是不易做到的，還不如從事於我性子最近的一樣罷。於是便和幾位在渥海渥大學的中國同學商量了；他們也都贊成。我便毅然決然寫信到駐華盛頓清華學生監督處，說明理由，請求改科轉校。起先還不蒙允許，後來由渥海渥省立大學註冊處寄了成績單去，證明我並不是因爲成績不好而想改科取巧，纔准許我轉入哈佛大學的。

三年的燒磁工程的訓練，使得我編劇的方法，也似乎刻板而呆笨了。在未動手之

前，我先得將原料，精密地查考與分析一番；非是我完全了解和認得的東西，不敢取來使用——對於我所不大熟悉的生活，決不肯冒昧亂寫的。在入手編製的時候，我總是將所希望的最後效果，預先決定了，而后謹守範圍地細心耐氣地再去尋取具體的方法。我甚怕或有多餘浪費；好像製造一種化學組合品，所用的原料，件件應有作用——那劇本裏每個人物，每件人事，每句對話，必須有他存在的必要——凡無益的東西就是有害的。我又怕或有疏忽遺漏；好像構造一座機器，千端萬緒，須得一項一項去佈置——劇本中潦草了一個小節目，那全劇的進展，便會顯得不靈活的。一部完成的作品，我又要求牠的前提和答案，像幾何學裏習題那樣前後呼應合於邏輯，牽強偶合「硬轉灣」，終竟是於心未安的。所以我的編劇，從來不是「白熱時」，「一氣呵成」，而是慢慢的累積；從來不會「飛揚」，而祇是腳踏實地一步一步的笨做。即如「五奎橋」，我一總寫了四遍：第一遍，將大的段落佈置好，寫成一張大綱；第二遍，規定了每個

段落裏事實的先後與情感的程度；第三第四遍，比較的算是容易了，寫對話與修改辭句。編劇這件事，在我非但是性急不來，而且是十分吃力的。

渥海渥省立大學，有一個世界學生會，乃是校內的美國學生和外國學生交換知識聯絡感情的團體。常常舉行一種所謂『民族夜』；譬如猶太夜，便於某夜開一個會，邀請猶太同學，演講猶太的歷史，風俗，文化，文學，政治問題等；並將猶太的美術，音樂，戲劇等當衆展覽一回；有時並餉來賓以猶太茶點，倒也是一個很有趣的組織。我到學校的第三年，借了舉行『中華夜』的機會，排演了一齣我自己編的中國題材的英文劇，『The Wedded Husband』中文名『爲之有室』；其中的男角色，統由中國學生扮演；兩個女角色，卻是懇請兩位美國女同學擔任的。這戲是採用中國小說『一縷麻』的故事；原書我沒有看見過；可是聽得一位同學講起，我便取來編成一個三幕劇，而修改原

THE WEDDED HUSBAND*

A REALISTIC CHINESE PLAY

BY SHEN HUNG

CHARACTERS

LORD WANG, *An old man about fifty-five. Rich, responsible, experienced, determined,—sometimes to the point of obstinacy.*

MISS WANG, *A beautiful lady about twenty-four. Very quiet. A dutiful daughter who strictly observes the ethical teachings of Old China.*

SIR CHEN, *A kind gentleman, but weak, he never could hold his own ground*

MASTER CHEN, *his son, the insane boy, about twenty. A simple, true, open-hearted man.*

DOCTOR, *A warm-hearted man; perhaps a little too frank.*

MP. YANG, *A young man about twenty-five, educated in the new school. Independent and daring. However, he still observes the manners and ceremonies of the aristocrats.*

MAID, *Very devoted to her master and mistress.*

PLACE: *Tientsin, China.*

TIME: *Just after the Revolution when nobles were still addressed by their titles and the people in general hesitated to break the old Chinese traditions.*

ACT I

THE BETROTHAL

PLACE: *Lord Wang's second reception room*

(In the houses of aristocrats there are generally three reception rooms the big reception room, for polite guests, the second reception room, for intimate friends; and the Ladies' Reception Room, where the mistress of the house receives her friends.)

*For the right to produce this play, apply to the author, Shen Hung, Craigie Hall,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書的地方是很多了。第一幕大致是講甲老人與乙老人爲多年朋友，今欲「重之以婚姻」，甲乃將女兒許配乙的兒子；惟此兒生性愚蠢，而女亦愛戀其中表兄。幸諸人均願顧全大局，女則決意犧牲以慰父望，中表兄遂亦離了遠行。第二幕，在舉行婚禮的時候，女所染受的瘟疫猝然發作，勢極危殆。醫生囑家人都速避去，但新郎忠於其妻，偏欲入女室侍奉。其父其岳同加勸阻，子不肯聽，遂入室去。第三幕，若干月之後，女病漸愈，而髮髻上忽摸件有一縷麻，蓋子已染疫而死。此時中表又適歸來，與女大有重合的可能；兩老人且有撮合的意思。但女卻欲忠於爲伊犧牲的丈夫，而中表也能恕原她的苦衷，又飄然遠引去了。當時爲什麼要選取這樣一個故事呢！我取牠的是，東方色彩很濃厚：「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全戲沒有一個故意作惡的人，且結局又避免了美國流行戲劇底大團圓的窠臼，我也恐防牠，或使觀衆誤會戲中所描寫的是現代的情形；爲免流弊起見，我在戲單上特別寫出，出演前更再三聲明，這是過去的中國，是革命初定殘

餘未盡時的情形，不足以代表現代中國的人生。在今日，倘如我再要寫一部英文戲給美國人看，當然不會再去表揚這種『古舊』的美行而於現代社會無益的道德觀念。

「爲之有室」戲單

爲之有室

THE WEDDED HUSBAND

BY SHEN HUNG

GIVEN BY

THE CHINESE STUDENTS' CLUB AND THE COSMOPOLITAN CLUB OF
OHIO STATE UNIVERSITY

MAY LEE JACKSON, DIRECTOR

UNIVERSITY CHAPEL, APRIL 11-12, 8:15 P. M.

但在十五年之前，我私心覺得，這是忠恕，這是美麗的犧牲，確然勝過西方的重視物質生活的婚姻結合；是美國人所決不肯做的。不妨表演出來，感化他們一下！這是我的妙算，而美國人居然也有一部分領教的。

歐戰的第三年，美國加入了英法方面；美總統數次宣言，態度忠誠，理想遠大：什麼「民族自決」，什麼「廢除祕密外交」，什麼「議和不必有戰勝者」，什麼「爲了永久消滅戰爭而戰爭」，什麼「必使民主主義在世界上安全」！我輩青年人，熱懷着多少希望，發生過多少幻想！我雖不曾正式的充當兵役，但很起勁地受了軍事訓練；也穿過士兵的衣服，當過工程隊員，在威登地方，幫着測量過軍用飛機場。到了一九一八年，大戰停止了；次年巴黎和會，竟議將青島及膠濟鐵路等劃給日本。全中國的人，都憤慨極了。我寫了一部三幕英文劇，Rainbow，中文名「虹」；這是我的抗議。大致是說，山東

PUBLIC ENTERTAINMENT
BY THE CHINESE STUDENTS

Music, Stunts, Three-Act Play "Rainbow"

At Ohio State University Chapel

8:00 p. m., Friday September 5th, 1919

Reserved Seat

\$1.50

Sec.

Row

Sea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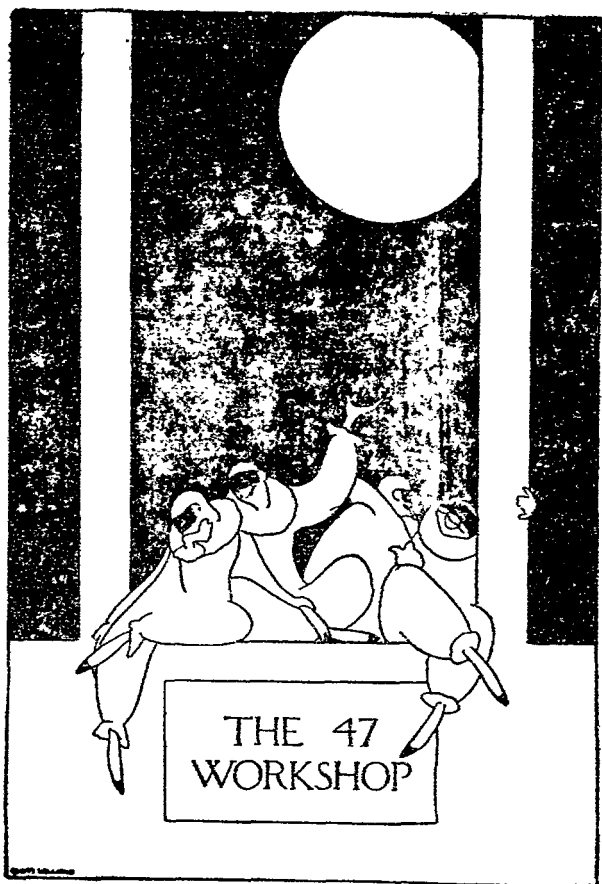
“虹”戲券

某縣一個讀書人家，聽得美國加入協約國方面和德國宣戰了，相信美國真能代表公理，世界大同，指日可期的了，便鼓勵他家兩個兒子，赴歐洲參加戰爭。但那時中國不派軍隊前往，兩個兒子便加入了華工隊而去。第二幕，過了一年多，公理戰勝了強權；那窮兵黷武的德國，已經被打敗而屈服。華工任務已畢，被送回國。這家的兩個兒子，應當也可以一同回來了；闔家欣喜地備辦了酒肴在那裏等待着。不料消息傳來，某次某處，協約軍陣綫被破，後援不繼，華工亦被調上前抵禦；德軍幸退，而兩個兒子就在此時戰死了。第三幕和會中，諸大國陰謀紛起，祕密外交變本加厲，威爾遜不惜自食前言，將青島移贈日，而后中國始知一切犧牲均

屬徒然；許多好聽話，乃是威權者偶而說了騙騙吾人的。這齣戲裏所敘的事實，沒有一件無根據，沒有一件無來歷；明顯地是對美國人的一種宣傳，一種抨擊。那年美國各地中國學生會採用這個劇本上演的很多，但在美國人看了，自然是不十分痛快的。

哈佛大學裏教授戲劇的是倍克先生；我到哈佛的那年，他已經在哈佛教了二十多年了。他的學生在戲劇界裏有成就的不知有多少，歐尼爾就是其中之一。他教的『戲劇編撰』學程號數爲英文第四十七，乃是全國聞名的。每年美國各地的大學畢業生，教員，新聞記者，小說作家等等，想來哈佛讀『英文四十七』的，平均在三百左右；但他祇收取十一人，最多十四人；從來不肯通融多收的。他也不取上課的形式，祇圍着圓桌坐談，反復討論辯難而已。他的考錄學生的方法，便是叫他們每人投寄一部創作多幕劇，一部創作獨幕劇；由他親自閱讀，從作品裏鑒別出那作者是否暗示着天才可

以從事戲劇，是否來讀他的課程可以獲得益處。在三百人當中祇取十一人，自然是極難中選的了；所以在哈佛，能夠有資格讀『英文四十七』，卽算是一種榮譽。我那年投寄的，一部便是『爲之有室』，一部是描寫歐戰火綫後情形的獨幕劇喚做『回去』（The Return）的。總算被錄取了，我真是喜歡到了不得。『英文四十七』又附設一個實驗劇場，簡稱『四七工場』。在這裏，作者可以將他所寫的戲實際上演，而觀察那觀衆所發生的反應，再將劇本加以修改。在這裏，畫佈景圖樣的，釘佈景木架的，塗佈景的，搬裝景的，裝電綫的，調排燈光的，製景裝的，配備道具的，提示的，表演的，（除了女演員，須往外面去請，因爲哈佛至今還不是男女同校。）無一不是自己人充任。在這裏，劇作者不但看見他的劇本上演的經過，並且也明白了舞臺的物質設備是怎樣地限制了劇本。我的排戲和管理後臺的技術，就是在『四七工場』跟着倍克教授學的。幾年前忽然聽得倍克教授離開了哈佛；因爲有人捐助了百餘萬美金，在耶魯大學創



“四七工場”節目單

立了一個戲劇藝術學院，有最新的建築（有大小兩個戲場）用最新的設備（後臺一切動力都是用電的），一定要請倍克先生去主持。那哈佛的「英文四十七」及「七七工場」遂不得不取消，而我竟成了哈佛「英文四十七」的唯一中國學生了。

我雖極喜登臺，但關於表演的藝術，已往並不會受過嚴格的訓練；尤其在發音方面。每遇情感熱烈慷慨激奮的時候，便覺得聲音脆弱，不能應付裕如。波士頓本是文化中心；音樂、藝術、表演等學校很多；而訓練發音最有成績的，當推坎南 S. S. Child 博士所主辦的「波士頓表演學校」。他那時已有九十餘歲，久已退老，由他的夫人代任校長，而她也六十多歲了。校中本也有詩歌文學音樂藝術等的初步功課，但我因為在其他學校都已讀過，便不再複讀，祇專習訓練發音的三門必要功課，為發音練習、表演練習、與跳舞（根本的步法，並不是交際舞）。我起先決不會曉得訓練發音，先須訓練

School of Expression
Dr. S. S. Curry, Ph.D., Litt.D., President
presents
Dorothea Virginia Fuller
in
Lecture-recital of French Poetry
Tuesday, afternoon May the eleventh,
nineteen hundred and twenty
at four o'clock.

Afternoon Tea
Irving Studio

Pierre Building
Coyle's Square

波斯登表賓學校 茲請參觀表賓的請帖

身體；而跳舞乃是訓練表演的根本。因為凡是發音優美的，身體須是繼續在自然狀態之中；倘有一筋一肌拘束緊張，喉音便容易疲倦而嘶啞；跳舞是使得全身各部寬弛活動的。又表演時坐有坐法，立有立法，行有行法，跳舞是致導一切動作有節奏，圓曲而美觀的。坎雷博十，著述甚夥；而他的 *Mind and Vice* 一書，至今猶為發音學的標準教本。他的理論是，心理與生理（即意思與聲音）關聯密切；心理的變化，乃生理的變化所造成；反之，心理的變化，也可以引起生理的變

化。所以我們在表演的時候，倘如真能設身處地，想像着某種境界，生理自然會起變化，身體各部皆然；於是許多表情，面部或身上其他部分的，因為肌肉的動作微妙而演員自己作不來主又用不出氣力的，至此無不恰到好處；而聲音也自然而然的情感化了。這個拿現代行爲心理學的術語說起來，想像就是代替刺激；坎雷訓練的方法，乃是教導演員善於刺激他自己，使得身體和聲音的反應，敏速而準確，這個甚合於科學原理。坎雷從一八八五年起，已作此說，真乃是了不得。

波士頓還有一個職業的小劇場，名爲 Copley Square Theater 兩個星期換一次劇目，是一羣英國藝人舉辦的；專演英國名劇，如蕭伯納、品耐羅等的作品；那裏也附設一個『戲院學校』(School of Theater) 恰巧那半年倍克教授因事赴歐洲，我便改入這裏來學習，不但戲劇的一切，並且那戲院營業和管理方面的一切。這裏是和愛

美團體不同了；什麼事，用不着慌張就可以做成；排演也省力；後臺佈置調度，不但迅速而且經濟；但是許多物事，到底不如愛美劇團那樣考究與頂真了。在這裏，從來不讀書，從來不上課，從來沒有人來教導你；你祇張大眼睛看人家怎樣做，你自己也動手做而已。在職業的戲劇團體裏，你從來不學習，你是偷習的。在這裏，從屋頂的儲藏室，到地底下的盥洗室，我都停留過數天至數個星期。前臺的事，如排節目，登廣告，發宣傳稿，預售座位，結算票價，招待領座，打掃清潔，收存衣帽，甚至在盥洗室裏掌管毛巾肥皂，我都親自做過。後臺當然更是不必說了；有空就去，望着他們做這個，做那個。在他們的一羣中，有一個老伶工，據說舞臺的經驗很是豐富；沙士比亞的戲演過二十齣；其他大小角色，一總演過五百多個；而一生沒有紅過。在他自己說是機會不巧；但在我個人觀察起來，或者因爲他教育太好了一點，性格太紳士式了一點，理智太發達了一點；我看他演任何角色，都能勝任無疵，而缺乏所謂「聖火的熱烈！」大凡演戲，單能勝任無疵是不夠

的；名家大家或許疵病甚多，但在劇情高漲，到達焦點的時節，他的發揮情感，真是奔放馳突，掃蕩一切，而爲人所不可及。在這點上，這位先生恐怕不大行罷。我最能同情他，他也和我很要好。有一次我在看他化裝，他忽然很高興地對我說，你要學化裝麼？第一不要多搽油彩多畫線條，把臉上弄得十分骯髒！須知神似不在筆畫多，而線條尤當幫助你每次登臺用得最多的表情；線條應少畫，祇須利用你自己臉上原有的紋路，將之加深就線了。此話真是『吃着不盡。』在『戲院學校』裏混了一年，厚意指導我的，就祇這位不成大名的老伶工了。

在那年的初夏，波士頓學校的功課，快要結束了；我亦預備到紐約去，在職業的戲劇界裏，尋一個實習的機會。也算是展覽成績罷，同學們排了一齣喜戲，某夜借了一個劇院上演，請了許多文藝界的人來參觀；我在那劇裏扮了一個法國廚子。我本來是悲

劇喜劇一樣肯演的，但也許對於喜劇更有天才，演來格外受人歡迎；所以在清華的時候，滑稽的角色，演得最多。後來因為表演『賣黎人』中的縣官，『貧民慘劇』中的劉姑丈，形容得太盡致了，使得同學們在平時看見我就要笑；那怕我和他們談極正經的話，而他們總當你是滑稽！這真是『滑稽的悲哀』，慌得我以後不敢輕易演喜劇；而且還要慣常扳起了面孔，以維持我的尊嚴。這一次是我第一次演英文戲的滑稽角色，大約還不壞；有張報紙竟譽我謂工作優美，『不是容易被美國最好的喜劇表演者所能超勝的。』那晚我是兼管後臺的，所以末後一個離開劇場。不料在樓下門口，有一個二十多歲的少女在那裏等候着我。她一見我就說，『你好極了，我不能不等候着你，親自告訴你，我是怎樣的喜歡你的表演。』她即將手裏一件薄大衣交我拿着，又說，『我家離此不遠，你伴送我回去罷！』我那時爲了禮貌，祇得伴送她。一路閑談着，我纔曉得她也是大學畢業生，也是愛好戲劇的，在紐約做過兩年職業演員，因為受了重大刺激，失

去了健康，不能工作，現在回到波士頓休養，跟她的寡母在一起住；她是傾向蕭伯納式社會主義的，此刻還做着波士頓 Fabian Society 的義務講演員……到了門口，她聲謝了我，忽又請我次日下午四時到她家裏吃茶；指點着門對我說，『我住在這裏，你不要弄錯了門牌，這個地方很窮；我叫你伴送回來，就是要你認清了這所房子的。』

到了次日，我果然依約而去。這時，她家裏就是她一個人；她十分慫慂，自己燒茶給我吃；和我談了許多許多的話。其間，她告訴我，紐約戲劇界內容不堪，一個演員沒有與援，決不能得到好的地位；像你這樣無親無友赤手空拳去尋機會，一定要失望的。她又告訴我，美國男子多是『自願自』的，祇圖自己的利便，不能體諒女人不像你們東方人，是這樣溫文有禮的。她又告訴我，她每日的生活，感到孤獨；她的母親還不能不自食其力，在某藥房裏做藥劑師，清早八點鐘就出去工作了，不到晚上九點以後，不會回來。

a. 金福: 我去帮他们撑船去
 b. 大夫: 敢酒不吃, 吃酒, 是看得到这样
 c. 珠儿: 这样, 雅目的, 徒有性命

1.	全	生	登	高	一	呼	拆	橋					
2.	A	dead	silence	-	A	screen							
3.	Report	大	金	福	sa	man	handled;	daughter	goes				
4.	農	民	動	搖	(沒	有	說	好	走	不	好	動	的)
5.	找	金	福	去	(你	是	我	們	周	家	的	佃	戶)
6.	要	活	命	所	以	僥	要	水	未	見	得	是	犯
7.	王	老	爺	斥	責	全	生	(What's	surely	waiting	for	him)	
	(今	天	人	仗	著	人	多	明	天	有	水	大	種
													用
8.	今	天	鄉	下	的	事	倒	底	是	那	一	個	作
													主!
	以	我	們	有	四	百	畝	田	呢	, 你	祇	一	項
													橋)
9.	全	生	上	前	(譬	如	荒	年	, 你	養	我	們	麼)
10.	眾	人	說	不	過	他							
②	11.	從	來	沒	有	拆	橋	的	辦	法			
		a.	共	兩									
		b.	六	水									
		c.	洋	人	不	來	推	道	由	都	乾	死	了
		d.	風	水	鬧	你	, 我	家	王	代	五	進	士
													。你
①	12.	長	工	報	告	, 我	都	曉	得	了	所	以	同
													了
													王
													老
													爺
													來

將大的段落佈置好寫成一張大綱

1. 和氣敷衍老輩談

2. 說五奎橋風水之好 → 一部分軟化 (他努力的象人揮動)

3. 椅來坐定 → 讚琳鳳 → 咬耳朵 → 珠風避

4. 要解決 → 頂撞 → 四百畝田 → 一座橋 → 年輕人附和 → 城仰
 可以給佃下人作主了麼，佃沖還可以做得麼，天下真要壞了。

5. 鎮壓 → 動一動，就是犯法，可以重辦 → 你們那個沒有家
 一部分人遲疑，回去又水

6. 真苦怎麼樣 → 養活一村麼 → 誣蔑 → 無非敲詐 → 你不
 先生說過，你配對我說話麼 → 質證謝先生，家裡是有媽
 → 假公濟私，你們還要听他麼

7. (金福)我是老實人，祇會說老實話 → 我們並不是聽全生，沒得吃
 → 我種的田是真的也在東邊，還是你丈人家的墳田，也是沒有相
 你老人家不周濟我這些人吃 → 全生不過種七畝田，別
 幾十家人口呢 → 周先生要明白，這是大家的事，不是全生一個人的
 依你說，是不是拆橋？(眼看嫁橋西邊學年，自己做不著) →
 你吃我的飯，種我的田，竟敢如此放肆了 → 手杖打 → 摸
 裡去查(看前兩年還欠多少租米，送他地方所去) → 城轎

8. 你不要這麼厚皮 → 我們和你養氣商量，不要逼得我們不得
 → 你答應也是拆，不答應也是拆 → 橋是拆定的，官司我吃好了
 → 打 → 奪手杖 → 擲 → 錢的扇 → 捏碎造 → 捏 → 匪 → 先細在衣
 袋裡

規定了每個段落裏事實的先後與感情的秩序

字那末(敬希周先生, 有用者的一字一恨, 一紙一語, 任座川)

周(漸)的指向了他的意思, 不光大意(混帳, 仰下人邪, 這樣人作了三年夜未下草草反了)

這事你極右一取橋, 我也右四云多故田呢
同, 我早辭到, 的現在仰下人不妥分的多, 七天鹽打史子
不志西, 又這軍閥一開, 所以我息天, 特為替了地方
法改的這法立, 跟我一川下仰來, 請他看, 我這座
修理窮窮, 一盤, 一橋, 請你再看看, 五代仰下人這
是這危的様子(對左)是我國家的祖產, 那仰下人敢
動一動, 動一動, 就是犯法, 我有司法警察署在這里,
找到衙門里去呈報。

王老爺(憲人之輩)立時對(憲人)我在旁也听了半天了
你們有你們的必強苦衷, 本封國里我也弄明白了, 不
過地方法院的官, 我細從代表法律及話
在全生等, 尔人不听他)

王老爺(憲人)心里弄不玉)
查王(傷)你今年所做何事, 我手沒有一件不在聚眾的
查(傷)你們都是仰下人, 是愚民, 不懂得法律的腐
故, 現在我來告訴你們, (從口袋里取出一本袖摺
六件全書, 共(屏)之權白(低)案未聞)第一, 你們不應
該聚計多人在橋上。中華民刑律第百二十
六條「公坐聚眾, 意圖為誘聚首事... 在場助勢
之人, 處六月以下有期徒刑, 抽換... 若謀者處三年以

寫謝語

衆人心裡都不平

王老爺 你們不但不應該拆橋，連嘴裡說說也

是犯罪法的。刑法第三百十九條，以加害生

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之事，恐嚇他人，致生

危害於安全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這是

中華民國的刑法，印在書上，不是我想出來

的。撒謊書

李全生冷笑一聲

王老爺 擺出架子 我是一個法官，不能不維護

法律的尊嚴。我既然來了，凡是我眼睛所看

五奎橋

人物一覽

(以登場先後爲次序)

長工甲

長工乙

農民李全生

珠鳳

道士若干人

大保

陳金福 珠鳳之父

謝先生 大保之父

農民桂升

農民徐元發

老少農民若干人

周家長工若干人

周鄉紳

王老爺 地方法院承發吏

轎夫五人

法警一人

這是很熱的一個夏天的晚上。夜已經是很深：滿天星斗，此刻雖還燦爛地閃耀着；但東方已在放射熹微的曙光，不久便要發白了。有時輕風一陣吹過，也吹散些那不肯消散的白晝的蒸炎。風過時，還帶來些遠處的狗吠人囂的聲音；嘈雜得利害；像是那鄰近的鄉村裏，許多人正忙着什麼事情，整晚不曾安甯似的。

這裏是鄉下；是江南某縣城外某鄉，居住着二十多家人家，一個小村莊的近邊。江南真是好地方。那一望無際的平平的田原，偏又有那無數大小的河港汊灣，縱橫曲折的貫穿通過；大地上像是展佈着一層水網。有田有漑，真應是『富庶之鄉。』在這七月底八月初的時候，一片都是青翠，極目都是生長着的田禾。

橫亙在當前的，乃是一座石橋。橋上現坐着兩個人。每人的身邊，靠着一個燃點了的白紙燈籠。那燈籠放出來祇是微弱的光，勉強照明了橋面。如果周圍更加光亮，或是在白天的話，你能容易看出，這座橋是聯接着好幾條要道的。過了橋，靠左一條大道，直通着那距此六里的縣城；靠右沿河小路，先引到一座古墓前頭，一條有石人石馬的墓道；轉過古塚，再到一個大戶人家的祠堂。橋的這一面，向右首走，不到三五百步，便是那二十多家農民聚居的小村莊；向左首走，一里半路，差不多燈火相連，都是別的鄰居村莊。不過此刻在星光下，這些都是模糊的；四周的路，

四周的田，都看不十分清楚。祇有那座橋，在淺灰色中，更顯得是黑壓壓的一大塊。這是怎樣的一座橋呢？在平常的時候，你或者坐着船在橋底下行過——不，你不會的。因為這座橋的橋洞，太狹小了；稍爲大一點可以乘得兩個人的船，便行不過去；雖然橋的東面還有一段河，船隻卻從來不會能夠搖過橋的。

或者你在橋的上面走過——那倒也看不出，這頂橋和鄉下別的橋有什麼不同；並不十分高，上下不過四五層石級，當中不是石級而是窄窄的石條，預備推行那鄉下的單輪手把車的。

即使你刻意地觀察一番，也許會見得，這座橋比別的，似乎構造得精緻一點，修理得起勁一點，裝飾得美觀一點；橋旁石欄的裏面外面，都寫着紅色的字『五奎橋』如此而已。

但是在這個非常的時候，這座五奎橋不僅僅是一座橋，而是一個重要的象

徵了。『五奎』一般鄉下人，迷信是司理命運的天上的星宿；橋名五奎，或者還許是對於科舉時代那讀書人的功名際遇的一種頌禱。事實上這座橋的來歷，果然是因爲前清某年間，本城一家姓周的，一門兩代，出了一位狀元四個舉人，於是衣錦還鄉；除了重新在祖塋上樹起石人石馬，又把那祖塋前河流上原有的一頂小橋，修理了改名五奎，一以記念盛事，二以保全風水，作爲周家的私橋。後來周氏子孫，又添買了許多田，並且在祖塋後面蓋造了一所祠堂，冬天下鄉來收租米時，時便也修理此橋。直到現在，這座橋還是周鄉紳家對於鄉下人的一種誇耀，迷信，愚昧，頑舊的制度，封建勢力，地主的特殊利益，鄉紳大戶欺壓平民的威權！似乎五奎橋存在一日，這些一切，也是安如磐石，穩定地存在着的。

這半個月來，五奎橋早已成了一個劇烈鬭爭的對象了。站在一面的，是那固執的不講情理的自私自利的感情用事的周鄉紳，和他的雇工僕役奴隸爪牙。站

在另一面的是種田的農民，雖然他們一向是馴良的，無拳無勇的，此刻不得不硬挺一下；因為除非拆去五奎橋，機器打水的洋龍船，撐不進橋東面去；裏面的四百多畝田，爲了天旱水低，人力又水趕不及而乾得要死的，真都得活活的枯死；鄉下一人一夏的辛勞，以及來年一年的生計，都沒望了。鄉下人要拆橋，周鄉紳不許拆。在周鄉紳何曾不明白，拆橋不止是拆去一頂橋而已，同時關係着鄉紳們的尊嚴和權威。爲了自身的地位，將來的生命，不得不出全力相持。而在這許多農民呢，當然更是一個生和死的問題，愈加直接，愈加明顯，愈加迫切些！

所以天天晚上，周鄉紳特派兩個長工，掌着燈籠，坐在五奎橋上看夜。

長工甲（二十多歲，靠着橋欄坐地；夜深了，有些瞌睡；手裏蒲扇，時而停住不搖了。）

長工乙（五十以外，有鬚；也背靠石欄坐着；仰望滿天的星斗，默默有思。）

長工甲（伸一個懶腰，又打呵欠）呵……呵。

長工乙（也不自禁地）呵……呵。

長工甲 此刻倒風涼了！

長工乙（點頭）每夜都是如此。祇有五更快天亮的時候，稍微有點風。過一會太陽出來，又是大熱了。

長工甲 今年的夏天不知是怎麼的！一連四十多天了，火毒的太陽，總不見轉頭。

長工乙 往年也熱，可是往年總多少有點雨水，不像今年一個勁兒又熱又乾，清早到晚上，夜晚到天明，叫人喘不過氣來。不要說田裏的稻受不住，人也快乾死了。

（偶然有陣風吹過，燈籠裏的燭光微微搖閃，河邊垂楊的枝條，居然還擺動了兩下。）

長工甲 好風好風。這時候舒舒服服睡一覺多麼好。（敞開衣懷）

長工乙 睡一覺！那可是睡不得的。

長工甲（記起了他們是睡不得的，心裏未免有點怨恨）擘。

長工乙（笑着解勸）這叫做『得人錢財，與人消災。』吃了周家飯，做了周家的長工，替他家看看夜，本分應該的。

長工甲（憤憤）看夜！看夜！本來是用不着的。（一個起勁，不困了，精神抖擻地）鄉下人那一個不曉得，這座五奎橋是周鄉紳家的橋，干係着周鄉紳家祖墳上的風水的。自從在上輩狀元公手裏造好了，直到現在，周家老是興興旺旺；每年冬天下鄉來收租米，總要從城裏帶幾個泥水匠來修理修理。周家把這座橋，是看得和祖墳一樣重的。

長工乙（同意）是看得貴重的。

長工甲 周鄉紳本人做過七任知縣，現在上了年紀，在家裏享福了；可是兒子姪子在外面還都做着大官。鄉下人那一個不怕周鄉紳，敢來動他一根毫毛麼！

長工乙（承認）周家勢力大，個個曉得的。

長工甲 鄉下人嘴裏鬧鬧罷了，那敢真拆橋。這都是那住在鄉下替周家看祠堂的謝先生，在那裏大驚小怪。他想在周鄉紳面前討好，所以叫我們輪流看夜，守橋，給我們苦吃。

長工乙 （搖頭）謝先生是一片樹葉落下來當做城磚的人，膽子小，再也不肯多事的。這自然是周鄉紳自己的主見。

長工甲 哼！依你說，反而是周鄉紳怕了鄉下人麼？

長工乙 今年不比往常，倒是不好講。（沉思着，一半對自己說）拆橋，鄉下人一定要拆，這不是什麼鬧着玩的事。

長工甲 （不服）怎麼呢！

長工乙 你也是鄉下人，豈曾不曉得，（慢慢地裝了一袋旱煙，就在燈籠火上呼着了）種田第一要緊就是水：夏天三伏，毒毒的太陽曬着，青苗飛也似的往上長，那田裏

養着苗秧的水，更是缺不得。倘或天時美，風調雨順，天落水不多不少，那是再好沒有的；可是像今年的雨水，實在是太少了。

長工甲 像今年這樣天乾河低，自然鄉下人得要叉水的。

長工乙 你我種着周家那橋西面的田，是沿着河，容易夠到水，尙且我們整整的叉了一夏天的水，不得歇。你看橋東面，祇有短短的一段河，到周家墳前一個小塘就爲止了。可是橋東四五百畝高田，全都要吃這個河塘裏的水。他們種田人，用了三排水車，一層一層往上車水；合村男女，天不亮就起來，叉了一天，又得個個人腰痠背折，身上焦得退皮。田裏還是直乾下去！鄉下人怎麼會不發急呢。

長工甲 天時乾，這種高田總是要吃虧的。到了雨水多的年頭，高田就佔便宜了。

長工乙 南鄉差不多不也全是高田麼，他們幾個村子聚在一起，湊了千把塊錢，從上海買了一條洋水龍回來；燒起洋油，機器就會打水，又多又快又省力。（有大羨意）

種田人又用不着叉水，太適意了。

長工甲（似有同感）那洋龍打起水來，倒是快的。

長工乙 我們西鄉呢，高田本也不少。可是東三西四，不在一處；這筆買洋龍的錢，老是聚不攏來。後來還是那住在楊家村當圖董的陸先生，拿出兩千多塊錢，買了一條洋龍，置了一隻大船，就把那洋龍機器，安裝在船上，搖東搖西做生意；兩塊錢一畝，包打一季水；雨水多，少打；雨水少，多打。今年春三月間，不是陸先生還到過這邊村裏，兜攬過生意麼。

長工甲（點頭）是聽見說過的。

長工乙 當時村裏人捨不得錢，不肯要他包。都說甯可吃點苦，自己來叉水。一個春夏，算是硬掙了過來。但是今年的六月，實在乾得利害，叉水真真來不及。鄉下人沒了法，纔再去和陸先生商量。（吸口煙，冷笑一聲）陸先生仍舊要收一季的錢，口裏

還推三阻四的推託，說是今年天乾，各處打水打得勤，洋龍沒有空。鄉下人急了，照付了一季的錢，又去向別村包季的戶頭懇情，請了一桌酒，再三求他們讓出幾天，救一個急難。這纔算賣了一個大情面，把洋龍船搖了來。（很嚴肅地）誰知道搖到這裏五奎橋下，橋洞太小船太大，搖不進去。大家打算了一回，說是皮帶太短了，一時借不到買不着；就使有了皮帶，還恐怕機器力量小，打水打不到這樣遠。想來想去，祇有拆橋的一法。

長工甲 那隻洋龍船異乎尋常的大，搖不過橋，也是真的。

長工乙 鄉下人正在商量着拆橋，謝先生得了信息，連忙親自趕來，說了許多好話，勸住了衆人；一面送信到城裏，報告了周鄉紳。這還是半個月以前。那隻洋龍船，在這裏停了半日又搖回去的。（想着便搖頭）唉，這半個月來，田裏更乾，稻真要枯死了。鄉下人又去搖了那洋龍船來。（鄭重地一字一字說）這是鄉下人性命交關

的事！你還在糊裏糊塗，看成這樣平常呢。

長工甲（半晌開口不得）我——我——我也是東聽兩句，西聽兩句，又從來沒有

人從頭至尾講給我聽過。我起先當作拆橋的事，是李全生一個人瞎起勁的。

長工乙 鄉下人大家要拆橋，周鄉紳一定不許的。就在這兩天，會弄出事情來的。

長工甲（又呆了半晌）說來說去，總是今年運道不好，天時太乾了。

長工乙 真乾！（祇好付之一笑）乾得連蚊子都沒有了。

（遠遠似乎有脚步聲）

長工甲（舉起燈籠照望，但看不大清楚）好像有人來了。

長工乙（張望了一下）是一個人來了。

長工甲（仔細看）恐怕正是李全生。

長工乙 許是李全生回來了。（善意勸告）祇讓他別拆橋就是了——你這毛頭小

夥，動不動火星直冒。

長工甲 上一次是他先開口罵我，什麼『齧骨頭，做周家的看家狗』——

長工乙 來了，來了。

（脚步愈走愈近。兩個人都不做聲，等候着。）

（李全生有二十五六歲，是一個典型式的青年種田人；他蹣跚行來，十分疲倦；上橋時，腿都似乎擡不起。）

（長工甲直着兩眼，十分注意地瞪視着他。）

（李全生一看見長工甲，頓時立定了；也不由是滿面怒容，滿腔敵意；挺硬身體，像要發作似的；半晌，纔算忍住了，轉過身去。）

李全生 （招呼長工乙）大叔。

長工乙 唯，唯。（站起來，走在長工甲和全生中間）全生，你回來了。洋龍上的皮帶，借

到了沒有？

李全生 不要說起。

（恰又是一陣微風吹過。）

李全生 （迎風立着；拉起衣襟。揩抹了頭上的汗）好風好風，還是這橋上涼快。（摸

撫兩腿，歎口氣）哎喲。（一下便跌坐在橋欄上。）

長工乙 你累乏了。

李全生 在南鄉一連跑了七八個村子，向他們商量借皮帶，他們你推我讓的都不願

意領頭作主。反正是不肯借就是了。

長工乙 這也難怪他們。這不正趕上緊要的時候，處處田裏都要水麼！

李全生 是呀，我也明知是件爲難的事情。可是他們南鄉，打水打得好久了；借用一兩

天，也還不妨事呀。

長工乙 種田人的一年生計，一家老小，就指仗這個夏季的稻子。（笑着搖頭）歸根結底，誰能爲着自己呢！（探討口氣）現在怎麼辦！

李全生 我歇一會，再上東面齊家村去一趟。他們今年也置了一條洋龍，可就是齊大先生，恨我們沒有包租他們的小洋龍，去包租了楊圖董的大的，對我們不高興。（微憾）所以一向我們也不願意去開口。

長工乙 哦。

李全生 現在事急求人，就使聽上兩句不受聽的話，也沒有法子了。（自尋思）我們村裏人，跟齊家村的人，好幾個沾着親戚，倒許肯把皮帶借給我們，用這麼一天半天也說不定的。（自發愁）要是再借不到，我真不知道是怎麼好了。

長工乙 你——你太傻了。

李全生 太傻了麼！

（李全生勃然變色，幾乎發作。捺住性子，抱着頭深深的思慮。）

（同時長工甲忽地立起來；他看着長工乙對全生這樣客氣，早已滿肚子不快活；這時候真受不住了，一個人走下橋去。）

李全生（仍是低聲和氣地）大叔，我也曉得你是好意；你這是照應我。可是——（怨極了苦笑）大叔，這裏是我的一塊田，這裏就是一條河，河裏有的是水；祇要這個水，到了我的田裏，我就有了生路了。幹什麼要人家來可憐我，行善積福的養活我！

長工乙 你不要這樣說話呀。（坐在全生對面。）

李全生 再說，村裏還有好些別的種田人呢，周鄉紳也想都養活他們麼！

長工乙（被問住了，廢然不悅）你一定要跟周鄉紳作對，他也能難爲你的。他跟知縣衙門裏的人都相熟，他的兒子在外面做兵官呢，你鬥不過他的。

李全生 周鄉紳專是玩這一套，來刻薄鄉下人的。（說着便氣）駭糊你們行了，我是

不怕的。我寧願做周鄉紳的冤家對頭，嘿，我來齷他吃剩下的骨頭，做他的狗麼！

（長工乙閉口無言。）

（長工甲聽見全生又在罵狗，不禁大怒，奔上橋來尋事。）

長工甲（惡狠狠地對着全生）你在幹什麼？

李全生（曉得他要尋事，成心和他嘻皮笑臉）你沒有看見麼，我在這裏坐看。

長工甲 這地方不是你坐的。

李全生 怎麼，這不是大路上的一座橋，人人可以走得，人人可以坐得的麼！

長工甲 人人可以坐得，就是你不能坐。

李全生 這纔怪呢。

長工甲 周鄉紳吩咐的，別人都不能，就是你老鬧着要拆橋，所以不許你靠近這座橋。

李全生 周鄉紳說的話，人家准得依從麼！

長工甲 這座五奎橋是他們家造的。

李全生 可惜了；這座橋造在大路口。來往的人多，他就做不了主啦。你瞧，他說不讓我坐在橋上，我現今坐着呢；就算你能把我趕走，我也已經坐過了。喂，幹什麼不勸勸周鄉紳，把這座橋搬回家裏去。鎖在櫃子裏，那我真坐不成了。哈哈！

長工甲 （怒不可遏）你不用耍奸。這麼些鄉下人，就是你最惡最壞，說話最刁，壞主意最多，最愛鬧事情。你等着罷，周鄉紳早就認識你了。他早知道這一次事情，盡是你在裏頭搗亂，是你挑動鄉下人，是你領着他們起哄的。他早就要對付你了！總有一天——總有一天——看你後悔不後悔——有得夠你受的。

李全生 （滿腔悲憤）好罷！有什麼，來罷！看周鄉紳這隻吃人的老虎把我怎麼樣！我們歸根是刁了好了，周鄉紳什麼啦，不過是要拆一頂橋，我們已經答應他將來還替他造好的。他娘的！這是我們不對麼，想法子弄點水灌灌這幾百畝快要乾死的

田！自己救活自己的性命，這是錯的麼！（霍的立起來）你去對周鄉紳說，就說是我說的：別睡昏了頭，別還以為我一個人就能挑動這些鄉下人了！這是鄉下人害怕，怕着那眼看快要來到的旱災，荒年，飢饉，貧窮，困苦，餓死——逼得大家拚命的。對付我！對付我一個人就中用了！橋東四百多畝田不是我一個人種的。把我對付了，田裏就會長出稻來啦，還是天就會下雨啦。我是不怕的。周鄉紳有勢力能把我的處死，我沒有死以前總得找我自己的活路的。老實告訴你罷，我拚了；我不像你似的，貪吃那個周鄉紳嘴裏吐出來擲在桌子底下的肉皮肉骨頭，你狗還得意呢，亂咬呂洞賓！

長工甲（大怒）你又罵了。（上前一把將全生揪住動手就打。）

長工乙（忙上前解勸）做什麼，做什麼。

（李全生一晚奔走，到底是疲乏了。和長工甲揪扭了一回，着實挨了好幾拳，又一交被

推跌在橋下。他爬起身，正夢上橋來再打。

長工乙（趕來用力將全生抱住）全生，全生。

長工甲（站在橋當中作勢等着）你來，你來。你還罵人不罵人。

（李全生想要掙脫。）

長工乙（抱住不放，回頭罵長工甲）你這小子——瞎打什麼——你氣力大——

鄉下人會放過你麼——急了打起鑼來，幾百個都會來的——你不要命了。（推過全生）全生，你也算了；你還得去向齊大先生借皮帶呢。

李全生（忍耐住）便宜你，今晚我累了沒有氣力，而且還有事呢。

長工乙（放了手）對呀，犯不着耽誤了正經事。

（李全生喘息了一回，不坐了。整一整衣服，抹了一把臉，預備往齊家村去。）

（忽然聽得有人喊道：『全生，全生，慢慢再走，你上那裏去。』是一個少女的聲音，從橋

東村裏一路喊着一路跑來。

（全生聽見喊，立定了轉身等她。）

（珠鳳是一個十六七歲的小姑娘，青夏布衫黑布褲，完全鄉下打扮；不過已是剪了頭髮。）

珠鳳（喘吼着奔來）全生，你現在還到那裏去？

李全生 我麼？

珠鳳（一把拖住）你到底是在往那裏去？

李全生 咳！

珠鳳 不許去，不許去！

李全生 做什麼，你還沒有做我的老婆呢，倒管起我來了，哈哈！

（長丁甲也熬不住笑了。）

珠鳳（生氣）你這個人就是這樣的，夾忙中還要尋開心。（摔開全生）你的娘，叫我來的；有話對你說，是正經事。（瞪一眼兩個傾聽的長工）那個有工夫來和你嘻嘻哈哈。你倒問問這二位大叔，我到這橋上候了你幾次，我提心弔膽的有大半夜了。（賭氣走過一邊）

李全生（見她這樣認真，不再尋笑；跟過來，很正經的問她）真是我的娘叫你來的麼？

珠鳳（仍舊別轉着頭）自然是真的。

李全生（很粗魯的扳她轉身）我的娘要你來對我說什麼？

珠鳳 叫你不要到城裏去。

李全生 城裏去。

珠鳳 叫你不要自己去尋周鄉紳。

李全生 哦。

珠鳳 你的娘夜裏大咳起來了，實在爬顛不動，睡倒在牀上，所以叫我來告訴你。周鄉紳是最好刁不過的，他是笑面虎。（鄭重地慢慢地）他已經做好了圈套，專爲給你鑽，特爲引得你跳鬧，湊你的冷不防，抓到你一點點錯處，說你犯了法，就可以送你到衙門裏辦你了。鄉下人跟周鄉紳作對，總是鬥不過他的。

李全生 （似乎不信）這是我的娘叫你說的麼！

珠鳳 她叮囑我務必對你說到。她恐怕你上當，吃了周鄉紳的虧。

李全生 我的娘怎麼會曉得這麼許多的呢！

珠鳳 想必是有人告訴她的。

李全生 （不由的動怒）又不知是那一個狗東西想出來的狗主意。看見我說不聽，勸不聽，強頭強腦的，拿我沒有法子想啦，所以就去尋到我的娘，駭糊我的娘，騙我

的娘來勸我。我的娘是病在牀上的人了！（憤極，握拳恨不得自擊）噯！

珠鳳（凝視着他）全生。（以下全生說話的時候，她十分用心聽着。）

李全生（激昂）什麼周鄉紳勢大什麼鄉下人鬥不過他！這些屁話，有人相信麼！還不是周鄉紳一面的人，自己說說，自己驅騙自己罷了。（高聲，讓所有的人聽見）鄉下人怕什麼：眼看着田裏的稻枯死，眼看着一家老小餓死，這是眞怕的，其餘還怕什麼！我告訴了你們罷，我肚子裏早就明白啦。（得意揚揚的宣佈出來）今年鄉紳們是不中用了，今年周鄉紳天大的勢力也鎮壓不住鄉下人的了。要是鄉紳們的勢力排場還可以威嚇得鄉下人不敢動，周鄉紳也用不着叫人成天成夜的坐在橋上看守着了。他口裏儘管凶，要捉這個，要辦那個，可是鄉下人不領他的教，一定要拆他的橋，他心裏也相信的了。老實說，現在不是鄉下人怕周鄉紳，要算是周鄉紳怕了鄉下人了。

珠鳳（字字領悟得）是的。

（連兩個長工都聽得呆了。）

李全生 你們鄉紳們有什麼本事，一齊都使展出來好了。罵，打，坐監牢，還有什麼！我是生成賤骨頭，儘管來對付我好了。你們會去駭糊我病在牀上的娘麼！（轉身要走）

我偏到城裏去諄周鄉紳，看他弄出什麼圈套，看看到底是誰怕誰！

珠鳳（拉住他）做什麼去？

李全生 去和周鄉紳對拚。

珠鳳 用不着你去充好漢。

李全生 怎麼充好漢！

珠鳳 你要一個人進城去逞英雄麼！這不是你一個人的事。

李全生 我們鄉下人是拚得過周鄉紳的。

珠鳳 單靠你一個人同他拚，是拚不過他的——你忙什麼。（推他到橋左一條石凳上坐落）坐下歇歇，你再想想。

李全生 （想了想，覺得她的話也不錯；捺住了口悶氣）嘿！

珠鳳 （就在他身旁坐下，見他衣服上有灰土）你背上那裏來這許多灰土。（輕輕替他揮去）

李全生 （正想心事，無意中說）我剛纔和人家打——（改口）不要緊的。（也隨便揮了幾下）

（珠鳳忽然緊握着全生的手，注望着他。全生也回轉頭望着珠鳳。四目相視，彼此都像有許多說不出的意思似的。）

（遠處一陣鼓樂的聲音，笙笛中夾着鑼鈸，甚爲熱鬧。）

珠鳳 （被樂聲驚醒了，放開手，又看看東方）天快亮，道士們打醮怕要完功，現在祇

怕是念着最後一卷經了。

李全生（瞿然興起）我不能再和你講話，我趕快要到齊家村借皮帶去了。（急急的過橋向東行去了）

（珠鳳呆呆的走上橋，立在橋頂上望他遠去。）

（樂器的聲音，愈近愈響，乃是道士們行香轉圈子來了。夾在道士中間的，是幾個鄉下的孩童，掌着那燒得旺旺的火把，照着道士們走路。爲頭一個老道士，穿一件繡着八卦和太極圖的大紅法師衣，雙手高舉如意。後隨八個道士，都穿着青布道袍；一面行着，一面演奏樂器；有的按笛，有的吹笙，有的敲鐃鈸，有的還拉胡琴；口裏卻是不念不哼。九位法師由東向西。在橋前行過去了。跟在道士後頭，又有許多看熱鬧的人；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小孩子居多；也有幾個立到橋上去看的。）

（這時候道士們又行回來了；到橋面前，索性行過橋去。那老道士在橋上向東一躬向

西一躬又向北一躬。做了些怪景致。道士們便行回醮壇，日去化紙送神。熱鬧已過，看的人也絡繹走了。

（橋面上除了原來的兩個長工外，祇有珠鳳和一個跟了道士看熱鬧來的男孩子。）

長工乙（喊那孩子）喂，大保。

大保 唯，大叔。

（大保雖是鄉下人的兒子，一向是在城內縣立第三高小讀書的。披件白短衫，穿條白制褲，脚上一雙黃皮鞋。年紀已有十六歲了，看上去祇有十三四；充滿着青年人的熱忱。）

長工乙（笑問）法師們打醮行香，好看麼？

大保 好看是好看的，再還有吹有唱，像做戲一樣，真好玩，不過——

長工乙 不過什麼呢？

大保 醮祇管打，雨是不會落下來。

長工乙 （擡頭一望，數點殘星，東方微白；天上不見一片雲，沒有絲毫下雨的意思。不由的嘆了口氣）咳！

大保 鄉下人爲什麼這樣相信天，什麼「雨水多，天保佑；河底乾脆降災難。」天不落雨，乾脆的想法子弄水到田裏去好了。偏是放下正經事不做，去請了九個道士來打醮；點香燭，拜神道，念皇經，燒紙寶，說是可以感動蒼天，會落下雨來的。那末，到底靈不靈呢！這個真叫做是迷信。

長工甲 （正容莊顏）你們在城裏洋學堂念書的，自然不會相信。可是鄉下人種田，全靠一年四季風調雨順，穀子纔會變成秧，青苗纔會結成稻。鄉下人是靠天吃飯的，天都可以不相信的麼！

大保 田卻是要你自己種的。全靠一年四季吃辛吃苦，真是「春耕夏耨秋收冬藏。」

你不種田裏就會長出白米來了麼。鄉下人還是靠了自己的氣力吃飯的。

長工甲 話是不錯，不過雨露風雲，總是天上的東西。

大保 你當做雨露風雲的背後，都有個神道在那裏作主麼——迷信！

長工乙 鄉下人也不全靠天，也不靠天。神道的事，我們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我求求天拜拜地，天總不會降點災禍給我的。

大保 你們不迷信，天也不會像強盜似的，奪了你們的田去的。

長工甲 我們說不過你。

大保 那末就應該相信我的話，不要再迷信。（祇有像他這樣年紀很輕，在學校裏讀着書，與社會接觸得很少的青年，纔會有這樣一片熱烈的愚誠，不憚辭費的向人解釋和人爭辯。這雖是一些抽象的理論，但在他卻覺得好像是他自己的事；於他有切身的關係，不能含糊的。）我告訴你們說，鄉下迷信的事太多了，吃素念經是

迷信，拜懺打醮是迷信，墳地風水也是迷信。

長工乙（大爲詫異）風水還是迷信麼！

大保 是的。譬如這座五奎橋罷，我倒請問你，當初在這個地方，是不是天生有這座橋的？

（長工甲長工乙呆住了）

珠鳳（在一邊聽了半天了，這時候插口）這頂橋原來是沒有的。

大保（向珠鳳點頭）對呀，原來沒有這頂橋的。（轉身再對長工）橋原本還是人造的，還說什麼天麼！還說什麼有了橋風水好，天會保佑得大家有福利麼。

珠鳳（暗自點頭，低聲說）是。

長工乙 不過風水的道理，還不是這樣的。我從前聽見看風水的黃先生說過：風水的事，也是一半靠天一半靠人；天地間有好風水，還是要人去尋取，去佈置。就說我們

這座五奎橋罷，當初沒有這頂橋時的時候，風水未必是十分好；造了這座橋，風水便完全好了。可是這頂橋要有一定的造法的，大不得小不得，高不得低不得，方向更是一點點錯誤不得的。

大保 哦哦。（想了一想，有了主意）依你說，此地的風水，本來並不佳妙，是造了這座五奎橋纔改好的。

長工乙 是的，造了橋，風水纔算全美的。

大保 好，我再請問你，這座橋是什麼人造的？

長工乙 是周家的祖先狀元公造的。

大保 好，我再請問你，是什麼時候造的是先造橋後中狀元的呢，還是先中了狀元後

造橋的？

長工乙 是中了狀元再造橋的。

大保 好，那末可見得中狀元不是靠風水了。

（長工乙開口不得）

大保 好，我再請問你，造橋是爲什麼的？是不是爲便的？

長工乙 是的。

大保 好，現在橋底下有一隻水龍船，不拆橋搖不過去，拆橋也是爲了便利人；我再請問你，爲什麼不好拆橋呢？

（長工甲乙都笑了。）

長工甲 大保，你不要說了，爲了防鄉下人拆橋，你的老子叫我們在這裏看夜呢！

大保 我也真不懂，爲什麼我的老子見了周鄉紳，像老鼠見了貓似的這樣怕他。

（大家都笑，連珠鳳也笑了。）

長工甲 周鄉紳凶得很；舊年有幾個鄉下孩子，一個不小心，把牛放到周家神墳上，

了些墳上的草，不是捉到城裏，送在司法衙門裏吃官司的麼？像你的老子和我們都是吃他的飯的，更要怕他了。

大保（不甘）唔，吃他的飯的！

長工乙 我們祇在他家做長工，田是他的。

大保 不錯，田固然是他的，不過還得你們自己種了纔得吃，還是吃你們自己的。我倒請問你，周鄉紳會比你們怕的神道還要兇麼？你們得罪了他，他也會和神道一樣，不把雨水落在你們的田裏麼！你們怕周鄉紳也是迷信！

（長工們又笑）

長工乙 這真是小孩子的見識。

這時候天色更加明亮，一個鄉下人，提了一個桶，從村裏來。

珠鳳（最先看見）爹爹來了。（走下橋來）

（來的人約摸有五十多歲，髮鬚已經灰白了。桶裏乃是新泡的熱茶，他傾倒在橋右塊茶亭內大茶缸裏。）

長工乙 金福阿哥，新泡得一缸熱茶來麼？

陳金福 是的，又過了一天了。天氣熱，喝茶的人多，所以我早點泡了來。

（珠鳳幫着她爹爹整好了茶，把那掉在地上的兩個瓢也洗了。）

陳金福 （留了一點茶在桶裏，拿了一個瓢，轉身想上橋去；一眼看見大保坐在橋上，回頭叮囑珠鳳）你不要走開，等着我，我有話對你說呢。（走上橋將茶送到長工面前）二位辛苦，看了一夜的橋，喝口熱茶潤潤嘴。

大保 （立起來）我也渴了，讓我喝一口。（從陳金福手裏接過瓢）

陳金福 （笑着）茶有什麼好吃，那邊還有四五個西瓜，預備法事完了，破給道士們吃的。回頭我替你留半個就是了。

大保（喝兩口茶解渴再說）現在道士們在那裏做什麼了？

陳金福 經咒早已念完，這時候正在燒化紙馬，拜送神道呢。

大保（連忙放下瓢）那我是要去看的。（帶跳帶跑的去）

長工乙（喝着茶）七天醮算打完了。

陳金福（搖頭）醮是打完了，是求雨的醮，可是連一點點雨影子也沒有。

長工乙（摸一把鬍子，不禁慨歎）現在的道士，大不如從前了。

陳金福（一面答應）是的。（一面將茶給長工甲吃）

長工乙 從前的全真道士，總多少還有點道德；至多不過是背着人偷偷的煨點肉吃

罷了。現在的道士，我看這天來的，其中有三兩個，頭髮是香噴噴的，恐怕臉上還

搽着雪花呢！（其實是風涼話）叫這種道士去求雨，雨會落下來麼！

陳金福 那末，種着橋東四百畝田的人家，怎麼得了呢！

長工乙（也不得不承認）爲難的確是爲難的。

陳金福 爲了求雨，鄉下人可以做得的事情，差不多是都做了。吃素，斷屠，燒香，許願，求神拜懺，特特爲從城裏請了九個法師來，打了七天醮。人也忙死，錢也用不少。可是天上的雨，總是不肯落下來！叫我們還有什麼法子呢。而且今年並不是真正的旱荒，不過雨水略少點，河裏低淺點就是了。你看別人家的田，祇在橋西面的，那一處不是長得綠油油滿滿的；眼看着我們自己種的，橋東面的田，一天天直枯下去——咳，真叫人氣不過，心裏頭有一百二十個不甘！

（長工甲乙都不便說什麼）

陳金福（煩惱了半晌，又寬慰自己）不過在我呢，還好得有一件：我也總算是吃周鄉紳的飯的。我雖然和二位不同，不做着他家的長工，可是我種的田卻是他家的墳田，二位也曉得的；就是頂頂壞的三塊，在橋東面的，合起來也有九畝多。如果今

年真是乾荒了的話，祇好租米慢點交，或者竟是不交了。如果我們弄得真正不得了的話，我還巴望到年脚下，向周鄉紳借些穀子過年。我想我和周鄉紳多少年賓東的交情，這一點點，應該可以商量得通，不至於全不幫我的忙罷。

長工乙（想了想祇好這樣回答）周鄉紳脾氣是大的；你到時候，得好好的對他說。

陳金福 自然得好好的懇求他的。（提了空桶下橋來，把瓢放在茶亭裏缸的蓋上，轉身回村裏去）

（珠鳳跟了去）

陳金福（忽然想起，把珠鳳拉在一邊，低低和她說，好像是怕兩個長工聽見似的）

珠鳳，你不要老是不理大保。爲什麼他要和你說話，你總是不聲不響跑開了呢？

珠鳳（聽了這番突如其來的話，很是莫明其妙，半晌，方始猜到了她爹爹的用意）

爹爹，你這句話奇怪極了。前年周鄉紳這隻老甲魚，下鄉來收租，偶然看見我，倒說

是我長得好看，轉起歪念頭來，要想討我做姨太太，竟託替他家看祠堂的謝先生來說媒。你爹爹心裏搖搖動，幾乎要答應了；是我嬌娘一定不肯，把謝先生大罵一頓；害得我舊年一年中聽得周鄉紳下鄉便躲藏起，不敢給他看見。今年謝先生自己的兒子，從學校裏放了暑假回來，想必是謝先生又對你說了什麼了，你爹爹心裏又在搖搖動。祇怕又想把我配給大保，拍拍謝先生的馬屁了。爹爹，你祇生了我一個女兒，祇有我這樣一個寶貨，何必這樣忙着手也獻寶，心也獻寶呢！

陳金福 胡說，我獻什麼寶！我曉得你自己看中李全生，一心一意的想嫁他。不過此地究竟還是鄉下，你要完全自己作主，什麼自由結婚，你還做不到呢！

珠鳳 那末爹爹到底要我怎麼樣呢！

陳金福 不怎麼樣，我種着周家的田，謝先生是周家請的先生；大家都吃周鄉紳的飯，總算是同事，謝先生還是我的上司。你對大保祇顧不理不睬的，恐怕謝先生會動

氣當作我們是看不起他。以後大保和你說話，你便答應兩聲也不妨。不要老像從前不睬人家。

珠鳳（大聲）嚇得了。（搶了她爹爹手裏的空桶，拔腿就跑。）

陳金福（搖搖頭）不要亂跑，當心跌了觔斗。（也走了）

（這時候，天色比先前又亮了好些；五奎橋四週的景物，可以看得見的，更加多了。）

（長工們吹熄了燈籠）

（六七個農民匆遽的過橋去。）

長工乙 早呀。

農民甲 早呀。你們是通夜沒有睡罷！

長工甲 是的。你們是田裏又水去麼？

農民甲 是的，我們已經遲了。

農婦乙 今天田裏再是不夠水——

（他們急急的都過橋向東去了。）

（李全生慢吞吞的，拖着脚步，空手回來。）

（遠處聽見時大時小若斷若續『軋軋』的聲音。）

李全生 （到橋上，瞪了長工甲一眼，又坐下）大叔，皮帶借不到，他們自己要用。

長工乙 我早料到齊家村的人，不會肯借的；這兩天，洋龍正在發俏呢！

（太陽出來了，東半邊天，都是紅的。橋週圍的路和田，田裏的水和稻，這時候是清清楚楚

楚了。）

（大保又奔了回來，在橋上東張西望。）

長工乙 你看什麼？

大保 我聽『軋軋』的機器的聲音，我以爲是停在這裏的洋龍，開動打水了。還不是

的，還是別村的洋龍打水。（蹣起腳望遠處，太陽耀眼睛）啊呀，倒是滿天好太陽！

李全生（猛的立起來；擡頭望天，曉得雨是沒有的了）太陽（替他的田裏的稻發極）又是大太陽（其聲淒厲）滿天都是太陽（轉身再看橋那邊的田，橋東橋西，看了又看；橋西的稻是生長的青秀的，橋東的稻是萎倒的枯焦的；一死一活，此刻在太陽照耀之下，顯比得明明白白；全生愈看愈難過，愈看愈不能忍，大聲嚷起來；一半對自己，像是瘋狂了似的）你不看見麼！西邊的田田裏有水！稻是活的！東邊的田，田裏沒有水，稻是死的！人家種的田，稻是活的；我們種的田，稻是死的！爲什麼我們種的稻，應該死的！爲什麼我們種的稻，會得死的！都因爲這座橋，這座五奎橋！我們還不快點拆橋；還在這裏呆等癡等空等，等到我們田裏的稻，枯完死光，我們自己再餓死麼！拆橋呀！今天就拆，馬上就拆！鄉下人齊了心，大家來拆呀！我喊人去了。（飛也似的奔去了）

（大保甚爲得神）

長工乙（對長工甲）不好，這神氣不大好！他真喊人去了。萬一真來拆橋——你快

去尋謝先生，我們攔不住的。

長工乙（真發愁，在橋上亂轉，自言自語地）我——我——我也到田裏去，多喊幾個長工來！我就來的。（很匆忙的走了）

大保（剩了他一個人，索性在橋當中最高的——一層步級上坐定）我是不走的。

（珠鳳捧着半個西瓜走來。）

珠鳳（將瓦匙插在西瓜上，送到大保面前）我爹爹叫我送來給你吃的。

大保（高興的接了）還有西瓜吃，多謝多謝！

（珠鳳低下頭，轉身待走。）

大保 珠鳳姊，不要走，等一等，這半個西瓜，我吃不完，還要請你帶回去的。

（珠鳳不響，可是立定了。）

大保 珠鳳姊，我說的話，不是都證明了麼！迷信求雨，是不中用的。你看，打了七天醮，求着些什麼！求得滿天的太陽！

（珠鳳笑了）

大保 何不坐下來歇歇。（用手揮去身旁石頭步級上的泥土）這裏

（珠鳳略一遲疑，便也坐下了。）

大保 （將西瓜獻給她）你吃西瓜麼？

珠鳳 不吃。

大保 （自己吃着）你曉得天上怎麼會落雨的？

珠鳳 有了雲纔會落雨的。

大保 你曉得雲是從那裏來的？

珠鳳 是地面上的水氣。

大保 咦！你倒都曉得，好像是念過書的！鄉下人不都相信，雲從龍嘴裏吐出來的麼！什麼海裏有海龍王，河裏有河龍王，塘裏還有塘龍王呢！

（珠鳳笑了。）

大保 是的，地面上的水，受太陽曬了，化成水蒸氣，遇到了冷，或是變成露水——像你現在腳上的一雙鞋子，全都被田裏的露水潮濕了！

（珠鳳把兩隻腳縮過一邊）

大保 或是變成冬天葉上的霜。或是變成迷霧。或是升在空中結成雲，再受了冷，方纔變成雨呀雪呀冰雹呀的落下來。這是用不着龍王的！（再把瓜獻給珠鳳）

（珠鳳又是不肯吃）

大保 （原是自己吃着）可是一年四季，爲什麼有幾個月雨水多，有幾個月雨水少，

這個你曉得麼？

珠鳳 這是風。在春天夏天，東南風起，會落雨；到了秋天冬天，西北風起，也要落雨雪了。

大保 是的。風有些是煖的，有些是冷的，空中水汽，就起變化了。（將瓜遞給珠鳳）
（珠鳳祇好接過來，稍微的吃一點。）

大保 爲什麼今年雨水特別少，你曉得麼？

珠鳳 不曉得。

大保 這是地面的高低，空氣的流通，和電磁的作用，三方面的關係。我們學校裏的先
生說的，現在科學還不算發達，再經過多少年的研究，將來我們可以用人的力量，
造雲造雨的。

珠鳳 是麼！（將西瓜還了他）現在田裏乾，有法子麼？

大保 現在還祇好是用洋龍打水。機器打水，不是和叉水一樣的麼，還要快些。種田人

爲什麼不明白——

珠鳳 那裏會不明白，不過是怕——我爹爹就是頭一個明白。

（長工乙領了六七個長工從北面來，在橋下立定了。）

長工乙 （上橋來）但願沒有事就好了。（看見大保和珠鳳坐着）大保。

長工乙 大保，你還不快點回家麼？

大保 做什麼？

長工乙 全生領了人要來拆橋呢！

大保 我早已曉得了，我等在這裏看呢！

（珠鳳聽得是全生的事，也不肯走了。）

（一個香火擔了一大擔打醮的法器，從村裏來；後面跟着五六個道士，都穿着短衫褲，一隻手臂上，搭了剛從身上脫下來的道袍，一隻手搖着扇子，步過橋去。）

長工丙（立在橋那邊新來的一個）法師們進城去了。

道士甲 我們回去了

長工丙 趁早涼好走，等一回更熱了。

道士乙 是的。

（一位老者從周家祠堂那邊慢慢的走過來。）

道士甲 謝先生，我們隔日再會。

謝先生（連忙點頭客氣）嘔——嘔，隔日會，隔日再會。

（道士們去了。）

（謝先生年近六旬；如果頭上不是剃得光光的，一定是白髮多黑髮少；現在嘴上幾根稀稀的鬍子，卻全是雪白的了；穿一身糙米色的夏布衣褲，戴一付白銅邊的小眼鏡，眼鏡袋就繫在褲帶上；手裏提着短短一枝旱煙袋；他是一個膽小謙和的好好

先生。

大保（叫他）爹爹。

謝先生 喔——喔，你原來一夜不曾睡麼？（上橋來，對長工乙）但願不鬧出什麼事情來就好了！鄉下人要拆橋，靠我一個老頭子，那裏就能禁阻得住！我已經打發長工進城去，報告周鄉紳了。我叫他趕緊去的，最好請周鄉紳親自下鄉來一趟。咳——咳，天呢，又總是不肯落雨！一陣雨下來，什麼大事也沒有了。（怨苦）七天醮打過了，太陽還是這樣大！

（又是幾個道士從村裏來，過橋進城去。）

老道士（立定了）謝先生。

謝先生（回轉身連忙彎腰）潘法師，不敢當，不敢當。

老道士 你看，七天醮打過了，一滴雨都不曾落下來！

謝先生 不錯，不錯。

老道士 祇打了七天醮，那裏就會落雨呢！

（大衆愕然）

老道士 四百多畝呢，起碼得打七七四十九天的大醮！七七四十九天功德圓滿，那時自然是甘霖廣降大雨傾盆了！

謝先生 是的是的。

（老道士身上的藍紡綢道袍，倒不會因為天熱脫下；撒開大袖，飄然有仙鶴之姿；所以他說的話，鄉下人有點相信。）

大保 再來四十九天，不要說田裏的稻，連你老法師，也好曬乾了！

（老道士沒有聽見——一定是沒有聽見！很安閑的踱下橋去了。）

（農民陸陸續續的來了，拿着鋤頭釘耙木杠鐵鏟簸箕竹筐繩子扁擔等等東西，預備

來拆橋的。

李全生（將手裏東西放下，走上橋來）這一回我們真拆了。（一眼看見珠鳳立在

大保旁邊，轉身問）桂升，金福你尋到了沒有？

桂升 金福他不在家裏。

李全生（向珠鳳）你的老子呢？我們尋了他半天尋不見他！大家都是齊了心的，你老子種了周家的墳田，就好不來麼？快去尋他來。

珠鳳 他剛纔還在收拾醮壇的。

桂升 快去喊他來。他種的田也在橋東面，應該有份的。

（珠鳳飛跑得去了）

李全生 徐元發呢。

徐元發（身上背着兩個大竹筐）這裏這裏。

李全生 竹筐拿上橋來，我們先拆橋欄干，把磚頭盛在筐子裏，搬下去倒在田裏。

徐元發 來了。

謝先生 （上前）慢慢，諸位慢慢。

李全生 你倒望望我們的田裏看。

桂升 全生阿哥，不要和他多說。他吃周鄉紳的飯，自然是幫周鄉紳同我們作對的。

謝先生 天地良心，我這樣一個老頭子，怎麼敢同你們作對。我一向住在鄉下，和你們相處多年，你們的苦處，我豈道會不曉得。田裏缺水是真的；你們弄了條洋龍來，也是應該的；甚而至於要拆這座橋，說穿了，也是不錯的！就是在周鄉紳自己，這些情形，他也未嘗不曉得。在先你們如果好好的對周鄉紳說，他也未始不能答應你們拆橋的。

一個老年農氏 我們不知求了他多少次數了！這道不會好好和他說麼！

謝先生 周鄉紳是做鄉紳的人，脾氣不免是大點；你們的性子，也不免是急點；一下子兩面鬧僵了，現在，在他看來，你們這樣非拆不可，是成心使他難堪，使他坍臺。他要答應也不能答應的了。

（衆人不響。陳金福這時來了，立在人背後聽。）

一個中年農民 他不許我們拆橋，不是說是爲了他家祖墳上的風水麼？

謝先生 是爲風水，爲風水！不過做鄉紳的人，顏面也是要的！

幾個農民 （嗤之以鼻）哼，顏面！

謝先生 五奎橋的事，鬧得四鄉皆知了。他現在再讓你們拆去，豈不就像是給你們打了招牌燒了大門！他讓你們佔了上風，還成爲什麼鄉紳！他還能立到鄉下人面前，擺出鄉紳的面孔麼！連幾個鄉下人都鬪不過，說穿了，以後的鄉紳還好做得麼！所以你一定不肯放過你們的！他也是拚了老命了！你們何犯着呢！

一個青年農民 我們怕他麼！我們人多！

謝先生 他到底是有勢力的！地方法院的老爺們，差不多天天到周府上吃茶談天的。

李全生 （聽他這樣嘮叨不絕，爲他是老年人，勉強忍住了不發作）依你便怎麼樣呢！

謝先生 從長計議。

李全生 什麼從長計議？

謝先生 暫時不要動手，再細細的商量！

李全生 （對衆人）呵呵，說來說去，還是要我們不拆橋！

謝先生 （忙道）不是的，不是的。

李全生 （對謝先生）謝老先生，謝老伯伯，你慣會說輭話！上一回聽了你的話不動

手，一耽擱又是半個多月了！

謝先生 我不過是從中勸勸而——

李全生 (一把用力的拖住謝先生，推他到橋邊看田) 你看看，請你自己看看，看看橋西的田，再看看橋東的田——(相形之下，一是有生命的，一是快死的，不由得) 不憤怒) 曉得麼，等不及了！我們的稻，今天再不得水，今天就不得活，我們等不及了！

謝先生 再不然再不然——

李全生 今天不要說是周鄉紳，就是你們請出天王老子來，也不中用了。什麼！周鄉紳發脾氣，我們種着橋東四百多畝田的幾十家人家，就活該倒霉麼！周鄉紳要顏面，鄉下人就不要性命麼！田裏的稻，等不及了，我們快點動手！

桂升 來，來，我們大家來！

謝先生 (他也發極了拉住李全生) 要不然——我和你們——那幾位——見見

周鄉紳——

李全生（看他一眼冷笑一聲）呵呵！

謝先生 你們當面——親自和他說說，就脫了我的干係了。

李全生 田裏的稻，等不及了。

謝先生 你們這樣硬來硬拆，要拆出禍來的！

李全生 什麼禍！還會比田裏的稻枯死了我們沒有飯吃的禍再大麼！

謝先生（對大眾）你們不好拆的。

桂升 用不着你多管。

謝先生 橋原本不是我的，我不過替周家看看祠堂，我又不姓周。

（這句話鄉下人倒聽得進的）

謝先生 可是橋是周鄉紳的，是他家的財產。你們現在聚衆拆毀了人家的東西，是不

是都犯了法了。

李全生 就算這頂橋是周鄉紳家的東西，至多我們陪還了他一頂就是了。

謝先生 不——不是這樣說法！

李全生 （轉身對鄉下人）衆位，都聽了。現在我們拆掉了他們的五奎橋，將來我們陪還他一頂好麼？

一個老年農民 好的。

李全生 我們鄉東面有四百六十幾畝田，一畝田出一塊錢，拿出四百六十幾塊錢，將來造一座新橋；比現在這座五奎橋，還要高還要大還要好！橋底下，洋龍船年年可以走得過；永遠用不着再拆橋好麼？

一個胖胖的中年農民 （一直在背後聽，不聲不響的）我種了三十來畝田，要養活一家十幾口老小呢。祇要田裏的稻救得活，一畝田拿出兩塊錢，我也情願的！

李全生（對謝先生）殺人償命，欠債還錢！拆了你的橋，陪還你一座新橋！

謝先生 不是這——這——這樣——說——說法——

李全生（對衆人）你們把鐵鎗和杠子先拿上來！

大衆 來了來了。

（這羣鄉下人，各人拿了各人的東西，有的鋤鎗，有的繩杠，先先後後上橋來。）

（大保走到橋前面，立在茶亭旁邊看）

謝先生 不好——不——不——不好！（大約怕人打他，連忙避下橋那邊去）

（橋那邊此刻也聚集了十幾個周家的長工）

謝先生（對長工）鄉下人要拆橋了，你們快去勸勸去。

長工們 是了。（也上橋來）

謝先生（高聲）第一你們要勸住全生。

長工乙（應道）曉得。

（他便去抱住李全生）

李全生 做什麼？

長工乙 全生，不要瞎鬧！

（又過來兩個長工，幫着長工乙把全生包圍住。）

（其餘的長工便去勸阻別的鄉下人；他們並不推人打人，祇去揪住鄉下人手裏拿的鋤、鋤、鋤等傢伙，不讓他們動手拆橋。）

桂升（上前奪取全生）快放開手，你們拉住全生做什麼。

一個中年農民（也上前）不關你們事。（幫着桂升推開衆人）

徐元發（對一個長工說）搶我的筐子去做什麼！笑話了，搶了我的筐子，我們就不

拆橋了麼！（爭持着）

（一片喧嚷，祇聽見有人說：

「不要你們管；」

「不許你們拆橋；」

「鄉下人不幫鄉下人，倒去幫周鄉紳；」

「不許你們拆橋；」

「周家的飯，就這樣好吃；」

「不許你們鬧；」

「你們那裏是做長工，你們是周鄉紳家養的一羣惡狗；」

「不許你們鬧；」

「做長工不要做昏了頭，連你們這羣惡狗一起打；」

「那個說打人；」

「連你們這羣惡狗一起打！」

「告訴周鄉紳！」

「你靠着周鄉紳的牌頭麼？」

「捉到祠堂裏去！」

「周鄉紳有什麼兇！連他祠堂都燒掉他的！」

（你一句我一句，也聽不出那句是那個說的）

（正在爭着奪着，罵着吵着，不可開交的時候，祇見長工甲氣急敗壞的奔來）

長工甲（大聲叫）你們不要鬧，不要鬧。周鄉紳來了，周鄉紳自己來了！

（長工們聽見周鄉紳來，便住了手）

（鄉下人也慢慢的靜了下來）

長工甲 本來謝先生差我進城去請周鄉紳的。那裏知道周鄉紳早已得到信息，自己

坐轎子下鄉來了，我在城門口碰見的。

謝先生（纔如釋去重負，歎口氣）嘔！

長工甲 一共是兩肩轎子；還同了一位官來；地方法院的什麼承發吏，王老爺！

幾個長工（好像是件了不得的事）唔！

長工甲（回頭指點）現在都在那邊下了轎子了。

謝先生（低低的，像是對自己說）周鄉紳自己來了，也罷，再用不着我們爲難了。

（高聲，對鄉下人）你們當面自己講罷。

一個老年農民 既然周鄉紳自己來了，我們且等他來，聽他自己是怎樣的說法。

（衆人便鵠候着）

（未看見人，先聽見周鄉紳假咳嗽的聲音。）

（周鄉紳頰下的長鬚，叫人看了覺得他是『年高德重；』不止是他實際所過的五十

三歲了。頤長身材，瘦狹臉龐，一雙清秀中含着銳利的眼睛；而且吐屬文雅，氣度大方，不愧是一個世代仕宦，自己又是讀過書做過官辦過事，退老在家享福的鄉紳。他的手腕，他的機智，已到了『爐火純青』的程度；所以人家平常決不覺得他會有奸詐——除非——除非他是動了肝火暴躁的時候，他的面目便還免不了要露出些猙獰的真相。你看他今天穿着一件寬大的生絲長衫，戴一付金絲邊藍眼鏡，一隻手攜一根犀角裝頭鑲洋金的直手杖，一隻手搖一把綠玉柄的全白羽毛扇；斯斯文文，踱上橋來，真是一團和氣。）

（王老爺肥頭大腦，一雙小眼睛；真是起碼官，滿臉討厭相。他極想裝出些官的威武，但無論他心裏怎樣狠惡，做出的事，說出的話，總帶着幾分笨氣。如果他不笨，他也不會相信周鄉紳的話，陪同他下鄉來了。）

（周鄉紳帶來兩個僕人，王老爺帶來一個司法警，還有幾個轎夫，此刻都緊跟着主人

走上來立在橋那面侍候着。

謝先生（垂下兩手）周先生。

周鄉紳（點頭）很好。你叫他們搬兩張椅子來。（對王老爺）我們就在這裏說話也好。

（謝先生指點一個長工去了）

周鄉紳（對着衆鄉下人笑顏點頭）今天橋上人倒不少，大約村裏人都在這裏了。其中一大半我都不認得。（仔細巡視）

陳金福（周鄉紳眼睛看到他的時候，恭敬叫一聲）周大老爺。

周鄉紳（稍微點點頭）唔。（從人叢中尋出一個頭髮花白的農民）你不是黃二官麼？半年多不見，人又老勁了。身體還像從前一樣健壯麼！

黃二官（不知不覺的客氣起來了）託周先生的福，我還算是老健；飯也吃得落，田

也種得動！

周鄉紳（點點頭；又轉身對一個老年農民說）家裏老小都好麼？老伴怎麼沒有來？
一個老年農民 她在家裏抱小孫子，沒有來！託福，都好。

周鄉紳 你又添了孫子了，好福氣。

（一個老年農民笑了）

周鄉紳（對一個胖胖的中年農民）你的大兒子到了上海去，新近回來過沒有？
一個中年農民 沒有，可是有信來過：他在上海學機器匠呢，明年要滿師了。

周鄉紳 哦，（轉身對王老爺）他的大兒子本來在大街上賣魚，前年到上海去的。（又回轉身，輕描淡寫的對衆人說）謝先生差人告訴我，你們醮打過又要鬧拆橋了，是這麼一回事麼？

（大衆立刻肅靜了；沒有一個人肯領頭回答）

周鄉紳 何不同我說說呢！

李全生 是的，田裏乾得快，又水實在來不及，所以我們要拆橋，撐隻洋龍船過橋去打水。

周鄉紳 （好像沒有聽見）田裏缺水，田裏缺水麼？

李全生 是的。

周鄉紳 （正眼不去看他，自對鄉下人說）田裏缺水，想必是天不落雨的緣故。我們就應當齋戒求雨。從前大禹的時代，也是大旱，「三年不雨，乃作桑林之舞。」這個叫做「挽天意」！

（他說得這樣神祕，衆人莫明其妙，面面相覷。）

周鄉紳 如果求了雨，天還不落雨，你們鄉下有的是水車，有的是人手，有的是黃牛水牛，應該多叉水。起早，磨晚，勤進一點，辛苦一點。這又是一個辦法，叫做「盡人事」！

（幾個老農民，聽了有點頭的）

周鄉紳 至於說到田裏沒有水要拆橋，我虛度五十三歲，從來沒有經歷過，聽見過。我讀徧四書五經二十四史，書中從沒有說起過。天不落雨，從來沒有拆橋的辦法的。

李全生 （忍不住了）周先生，你要曉得——

周鄉紳 （正色厲聲）等我說完。

一個中年農民 等周先生說完。

（李全生祇得不響）

周鄉紳 你們說，拆橋是爲了搖一隻洋龍船進去打水。我們中國人種田素來是用水車的；這是聖人定了下來的制度；我中華以農立國，幾千年來，所靠的就是這部水車！鄉下人從來不曾說過不好不便，不妨問問村裏的老輩看！現在何以忽然要用水起洋龍來了！

（幾個老年農民，覺得他愈說愈有理了。）

周鄉紳 洋龍是洋人做出來的洋東西。難道洋人不來，中國的田都得乾死了麼。何以

洋人洋東西沒有到中國來的過去五千年，中國人照樣可以種田，而且不年年鬧旱鬧荒呢！

（簡單的老農民，有幾個居然點頭稱是了。）

周鄉紳 我辭官居家近十年來，看見你們鄉下，凡是用洋龍打水的地方，一夏天用不着叉水，一羣年輕小夥子，都聚在茶館裏賭錢碰馬將，（做出憤世嫉俗的樣子，將他手裏拿的洋人做出來的洋手杖，用力敲地）這就是洋人造出來的洋東西的好處了！

（老年鄉民，同情於周鄉紳的更多了。）

周鄉紳 （又和緩地）至於這座五奎橋，是我周家祖上狀元公修造的；因為三代五

進士，所以叫做五奎橋。自從這橋造了之後，我們周家固然是世代書香，輩輩仕宦；就是你們鄉下人，住在五奎橋左近的，也都是年年豐登，歲歲平安。雖說鄉下地方，一年之中，免不了總有點水火盜賊；但是大年多，荒年少；順境多，逆境少；這就是風水的好處了。這座五奎橋，豈但關係我們周家祖墳上的風水，也關係你們全鄉全村的風水。這樣好風水，保橋還來不及呢！豈可青口白舌，輕易說拆去麼！你們當中，還有幾位有了年歲有點見識的老輩，請仔細想想，不要輕於聽信了一般年青小夥子的胡說。

（好一番巧妙的歪曲，鄉下人被他說糊塗了；至於那年紀老的一半，現在是不要拆橋的了。）

（長工們早已搬了兩張椅子來，周鄉紳回身邀王老爺坐了，很得意的兩人咬着耳朵。）

一個頭髮花白的農民（對同伴）我們走罷。

一個中年農民 正是，半個早晨已經過去了，我們要緊趕回田裏去叉水呢。

一個中年農婦 叉也沒有用，咳。

另一個老年農民 總比不叉好，還是回去叉叉罷。

（零零落落的走了十來個農民，不走的除了陳金福之外都是年輕人了。）

（李全生見了暗自發急。）

（這時珠鳳忽從村裏來。）

大保（先看見，低聲喊）珠鳳，你剛纔在那裏的？爲什麼此刻才來！

珠鳳 我在陪伴全生的病娘，煮粥給她吃，現在怎麼樣，橋還拆不拆呢？

大保 現在可說不定了。

周鄉紳（一眼看見珠鳳）來，這位小姑娘上前來。

（珠鳳不願意，但也有人推她上前，她不得已上橋去。）

周鄉紳 你來，我們好像是見過的，是了是了，你是金福的女兒，是不是，名字叫珠鳳？

（珠鳳不響）

周鄉紳 我還是前年看見的；一年多不見，長得這樣長大了。（掉頭喊）金福。

陳金福 是。

周鄉紳 你祇有這一個女兒罷。（正經之至）相貌倒端正，一副聰明樣子，一點不像鄉下人，幾時領她到城裏來，給我做（冠冕之至的）乾兒女。

陳金福 是了。

珠鳳 （看見全生）全生，你娘叫我來尋你的。她又大咳起來了，叫你回去。

李全生 （正在想心事）曉得了。我有事呢，不回去。

珠鳳 我先去了。你娘還等着我拿粥給她吃呢。（逕去了）

（周鄉紳似乎有些爽然若失的樣子；舉起羽扇障着太陽，仍和王老爺咬耳朵。）

（鄉下人又有幾個走了。）

（這時候最急的是李全生，太陽直高起來。時光像快馬般過去，五奎橋不會動得一塊磚頭那拆橋的人反而被周鄉紳的花言巧語，說得三心兩意，走散一半了！他看破了周鄉紳的陰謀詭計。胸中有說不出的悲憤，恨不得三拳兩腳一頓把他打死；但是救稻事大，出氣事小，攔住了心頭火，嚴重的鎮靜的和周鄉紳講理，他的忍耐，正似紙包火。）

李全生 周先生。

（周鄉紳似乎未聽見）

李全生 （厲聲）周先生！

周鄉紳 （震驚）唔！

李全生 你不能用這種下作法子來對付我們！

周鄉紳 (恢復常態隨隨便便的) 什麼對付你們！

李全生 你周先生上橋的時候，這裏橋上橋下都是我們村裏人；你周先生難道會不曉得他們個個都是來拆橋的麼！你周先生偏裝做不明白，故意找出幾個老年人，跟他們說家常，拉交情，(斥罵) 獻你的假慇懃！

周鄉紳 「君子不忘舊，」我們多年的鄉鄰，一向認得的，問問家常有什麼不應該，笑話了！

李全生 你當做我們看不透你的心事麼！鄉下人都是老實的，直心直肚腸；你以為同他們客套幾句，說兩聲好聽話恭維他們幾句，他們就會當你是好人，掉轉頭向着你幫着你；至少也要顧到點情面，不好意思拉破臉皮和你鬧拆橋——好的好的，你算成功了，村裏人果然好幾個回去了！(咬牙) 好惡毒的計策！

周鄉紳 咦笑話了！（不慌不忙）我是本地的鄉紳！鄉紳們說的話，鄉下人素來是聽從的。我要他們怎樣，他們就是怎樣。何消得什麼計策！笑話了！

李全生 讓我告訴你，清清楚楚的告訴你，你儘管欺他們騙他們，欺騙得他們回去又水了！不過等到他們又叉了一天的水，又到（沉痛）個個皮焦骨痛，可是田裏的水仍舊不見多出來，田裏的稻仍舊還是枯下去的時候，他們（吆喝）他們就會明白是上了你的當，他們不但拆你的橋，還要尋着你，不饒赦你的！

周鄉紳 （看見風色不大好，立起身對王老爺）這裏太陽曬，熱不過，我們祠堂裏去坐罷。

李全生 （再取和緩態度）就是你，也有幾畝田在橋東邊，是你周家的護墳田。田雖然不是你自已種，種你田的人，總不會瞞你的。你何不問問你們自己家裏的田，你的墳田裏是不是也缺水，田裏的稻是不是也要乾死。你不要因為你家在橋西

的田多，今年不怕收成不好，你就全不顧橋東的種田人了！

周鄉紳（立定了）我的田我自己會料理，何勞你煩心笑話了。

李全生 我們求過你不知有多少次數了，今天再求你一次，請你立刻讓我們拆橋，我們總會記得你的好處，說不定也有回答你的一日的。而且我們已經商量了，我們自己聚錢，將來造一座更大更好的橋還你。即或拆了橋，有人會說，『鄉下人要拆橋就把周鄉紳家的五奎橋拆了，』好像是鄉下人佔了上風似的。可是你周先生就讓鄉下人佔一次上風有什麼不好？你到底是在幫助救活了橋東幾十家的男女老小呢！讓我們拆橋罷！

桂升徐元發（附和）讓我們拆橋罷，辰光不早了！

周鄉紳（似乎活動了；一看，他的長工僕役轎夫等比鄉下人多到兩三倍；當着他們面前，是不可示弱的）不能，這座橋是關風水的！

李全生 風水的話，那裏靠得住！如果五奎橋真正是十全十美的好風水，今年的雨水不會這樣少，橋東四百多畝田也不會這樣乾了！五奎橋的風水，也許對於姓周的一家還是好的，因為你周先生的田在橋西面的多，對於我們橋東幾十家的種田人，五奎橋的風水是壞透的了。

周鄉紳 橋是我們周家的，我姓周的一定不許拆。

李全生 一定不許拆的話，那末（瞪着周鄉紳，有用意的一字一字慢慢說）恐怕這座五奎橋，連到對於你周家的風水也是不好的了！

周鄉紳 （漸漸的明白了他的意思，不覺大怒）混賬，鄉下人敢這樣放肆麼！鄉下人的事，鄉紳們倒不能作主，反而讓鄉下人作了主去麼！天下真要反了！

柱升 （也怒）你祇有一頂橋，我們有四百多畝田呢！

周鄉紳 我早料到的，現在鄉下人不安分的多。七天醮打完，天不落雨，又該要鬧一鬧，

所以我今天特爲請了地方法院的王老爺，跟我一同下鄉來。（對王）請他看看我這座修理得齊齊整整的橋，請他再看看近來鄉下人囂張跋扈的樣子！（對李全生）橋是我周家的祖產，那個敢動一動，動一動就是犯法，現有司法警察在這裏，捉到衙門裏去重辦。

王老爺（忠人之事）哼！哼！（立起來對衆人）我在旁邊看了半天了，你們有你們的苦處，我也知道了。不過我是地方法院的官，我祇能代表法律說話。

（李全生等衆人不得不聽他）

王老爺 法律是大公無私的！嘿！什麼叫大公無私的呢！就是，犯了那一種罪，一定有那一種刑罰；一點沒有通融，一點沒有客氣的，你犯罪是如此，他犯罪也是如此！居心不良而犯罪是如此；爲了不得已，像你們這樣，怕田裏的稻枯死，發極要拆橋，因而犯罪，也是如此。法律是大公無私的！

（衆人聞未所聞）

王老爺 你們今天所做的事，幾乎沒有一件不是犯罪的。你們都是鄉下人，不懂得法律，（從口袋內取出一本袖珍六法全書，內中幾頁早用白紙條夾開）第一，你們不應該聚集了許多人到橋上！刑法第一百五十六條，『公然聚衆，意圖爲強暴脅迫……在場助勢之人，處六月以下有期徒刑拘役……首謀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你們聚衆，就是犯法的！第二，刑法第一百九十九條，『損壞或壅塞陸路水路橋梁，或其他公衆往來之設備，致生往來之危險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還有，第三百八十一條，『損壞他人建築物……致令不堪用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有幾個字，他念得格外清朗）

（衆人心裏不平）

王老爺 你們不但不應該拆橋，連嘴裏說說也是犯法的。刑法第三百十九條，『以加

害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之事，恐嚇他人，致生危害於安全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這是中華民國的刑法，印在書上；不是我想出來的。（藏起書）

（李全生冷笑一聲）

王老爺（擺出架子）我是一個法官，不能不維護法律的尊嚴。我既然來了，凡是眼睛所看見一切犯法的事，我就不能不管。那一個犯法，我就拘辦那一個。嘿！我再清清楚楚對你們說一遍。你們在橋上扳一塊軌動一塊土就是犯法的，你們拿拆橋的話恐嚇周先生也是犯法的。我靜坐在這裏看着！不要你們橋沒有拆成，先去坐了三五年的監牢；而吃了官司，橋還是沒有拆成！你們胡鬧，是沒有用的。

（衆青年農民聽他這樣說，果然有點遲疑起來）

周鄉紳（得意）你們那個敢動一動！

李全生（上前拉住周鄉紳）我不同你轉圈子講法律，我祇問你一句話。

（周鄉紳愕然看着他）

李全生 如果今年真的旱荒了，怎麼辦？

周鄉紳 什麼旱荒！

李全生 如果今年真的旱荒了，你養活我們村裏幾十家人口麼？

周鄉紳 旱荒，你看田裏滿滿的稻，今年會旱荒麼！

李全生 橋西的年是好的。可是如果橋東的稻都枯死了，你讓我們到你的祠堂裏，

吃你周家的米麼？

周鄉紳 放屁，這是什麼野人，敢說這種野話！他是什麼人，他姓什麼！

（李全生瞪着他）

周鄉紳 （問謝先生）他姓什麼，叫什麼？

謝先生 他就是李全生。

周鄉紳 李全生，哦，李全生。（忽然觸動靈機）原來你就是李全生，我和你說了半天話，還不曉得，失敬了！

李全生 我是李全生。

周鄉紳 （面孔一板）你是什麼東西。（做出憤慨的樣子）你配來同我說話麼。

（李全生呆住了）

周鄉紳 我來告訴你們。（一路想一路說）他曾經有一次尋了我家一個長工，要他領了去見謝先生，說是這回拆橋的事，是由他領頭，他可以作得王的意思之間，想

點好處——

李全生 好處，什麼話！

周鄉紳 你怕我將你的底細都揭露出來麼！

（李全生上前想去揪他）

周鄉紳（避開）拉他下去。

（僕人轎夫都上橋來）

李全生 你的好處，放你媽的狗屁。

桂升徐元發（拉住全生）你讓他說。（推全生到一邊，差對周鄉紳）你說你說！

周鄉紳 想問我要好處！他說拆橋的事情，都在他掌握之中；他能叫鄉下人拆，也能叫

鄉下人不拆，意思之間，如果我允許他點好處，他就叫鄉下人不拆。他對謝先生說，他家裏祇有一個娘，一年能吃多少米，希望我照應照應他。他還要謝先生領他

進城來見我——（看謝先生）

（謝先生咳嗽）

周鄉紳 謝先生爲了這件事，居然特爲進城來見我。我道這是不妥當的。如果鄉下人

真是爲了洋龍打水而要拆橋的，那還情有可原。現今這樣說法，竟是鄉下人上了

李全生的當，專爲了李全生一個人發財了。我是堂堂正正的鄉紳，何犯着去買通勾結一個鄉下人。我難道自己說不服鄉下人，來受他的竹槓麼！我吩咐謝先生一口回絕了他。當時他就恨恨的說，『周鄉紳這樣小氣，不要後悔！』他要去攬撥鄉下人去鬧事了。（看着謝先生）

（謝先生怕做難人，偏促不安）

周鄉紳 他今天果然領着你們來拆橋了，這是他好處沒有到手的原故。

（桂升等抱住全生，不讓他上橋）

周鄉紳 謝先生現在就在這裏，你們可以問問他，到底有沒有過這樣一件事。這種話說過沒有，『他家裏祇有一個娘，一年能吃多少米。要周鄉紳照應他！』（看謝先生）

（謝先生遠不說）

周鄉紳（怒目逼視）謝先生，是不是？

（衆人屏息而聽）

謝先生（模稜）有的——他——他——他家——

周鄉紳（得意）如何！

謝先生 他家裏祇有一個娘，一年吃不了多少米，這是實在的。

大保（真氣不過了）阿——呵！

周鄉紳（大怒）什麼人！

（衆人視大保，大保不響）

周鄉紳 那裏來的野孩子！鄉紳們在這裏說話，你敢來打攪麼！

（衆人都不作聲）

周鄉紳 那裏來的野種，趕他開去！

（衆人看着謝先生）

周鄉紳（問謝先生）他是那一個的兒子！

謝先生（不得已）我的兒子。

周鄉紳（沒有法子發作）哼！

（有人悄悄叫大保避開）

一個青年農民（懷疑）全生，真有這件事麼？

李全生 那裏會有。不過他家有一個長工，有一次倒來勸過我，叫我不耍領頭鬧，周鄉

紳肯照應我。我沒有答應他。

一個青年農民 是麼！

桂升 這是周鄉紳成心誣蔑人，全生阿哥決不會做這種事的。

（青年農民還是疑疑惑惑有點不放心）

周鄉紳 你們還當李全生是好人，他完全是利用你們，向我敲竹槓。這樣一個假公濟私刁詐好惡的東西，你們還好相信他的話麼！

陳金福 （躊躇了半天了）周老爺。（支支節節，有點不敢說）我是老實人，祇會說老實話——我們並不是要聽李全生的話，沒有飯吃是真的——我種的田在橋東邊，就是你老人家的墳田，也是沒有水——我呢，到了真荒的時候，不愁你老人家不周濟我些——別人呢，難說了——全生不過種七畝多田，別人卻是幾十家人口呢——鄉下人不讀書，沒有城裏人才情好，這是真的；不過也未見得十分容易騙，會上了全生的當——周老爺要明白，這是大家的事，不是全生一個人的事——不是全生一個弄人出來的——

周鄉紳 （勃然）依你說，是不是應該拆橋呢！

陳金福 眼看着橋西是大豐年，自己一粒收不着，是有點難過的。

桂升（嚷起來）你聽聽，你們自己的種田人，都是這樣說了。

周鄉紳（這一下真動了肝火了）你吃我的飯，種我的田，竟敢這樣胡說。（舉起手

杖劈頭劈腦的打去）

（可憐陳金福祇能招架，不敢還手。）

周鄉紳（對長工等）拽他到祠堂裏去，捆起來！（對謝先生）查查賬簿看，他前兩年還欠多少租米，帶他到城裏，送他到地方法院重辦去！（對轎夫）把轎子搭到祠堂裏來，我就要進城了。

（他看着幾個長工揪陳金福，由謝先生押到祠堂裏去；他自己正待動脚）

李全生（跳上橋去）你不要揀忠厚人欺。我們和你客氣商量着拆橋，你偏要逼得我們不得不翻臉。橋是拆定了，你答應也是拆，你不答應也是拆。官司我吃好了！現在的法律，不幫鄉紳們，難道還會幫我們鄉下人麼！（上前便把橋欄干的磚扳了

一塊下來)

周鄉紳 嘔！(提起手杖又是沒頭沒腦的打)

李全生) 奪過手杖來擲在河裏) 我不同你相打，我祇拆了橋，救我田裏的稻。
(此時長工轎夫僕人等，滿佈橋上，農民不得上前。)

(周鄉紳急了將手裏羽毛扇在李全生頭上亂敲，也被全生奪過去，撕得粉粉碎。)

周鄉紳 (狂喊) 捉強盜，捉土匪！

王老爺 (儼然出現) 你們來，捉住他！他損壞人家的財產，有罪的！

(司法警和幾個僕人好容易把李全生捉住。)

周鄉紳 (吩咐) 也細在祠堂裏去。

(李全生掙不脫被僕人們拖去；農民氣極，奔上橋來搶他；人少力量薄，被長工們攔住。)

周鄉紳 還了得，還了得，鄉下人真反了。（對王老爺）我先到祠堂裏去，橋上的事，拜託你了。（由一個長工攙扶着去了）

（衆農民從來沒像今天這樣憤慨，但是懼於積威，還是有點敢怒而不敢言。）

桂升 （對徐元發）你去多喊幾個鄉下人來。

（徐元發奔向村裏去了）

（這時候珠鳳聽見喧鬧的聲音尋了來，）

大保 珠鳳，不好了！

珠鳳 什麼事？

大保 （不平）你的爹爹被周鄉紳大打了一頓。

珠鳳 （失聲）打了一頓！

大保 被周鄉紳拿他手裏的棍子打了一頓，（甚爲不甘）現在細到祠堂裏去了，還

要打呢！

珠鳳（變色，半晌）我去看看去。

大保（膽量也來了）好，我陪你去。

（珠鳳冷笑一聲，兩個人也奔向祠堂去了。）

（那些長工轎夫們，雖說是吃周鄉紳的飯，看見這種事，也有點不服氣；有幾個甚而是怒形於色，現在都不起勁，退回橋那邊去了。）

桂升（愈想愈氣）這有什麼理，我倒問問他看。（奔上橋來）請問王老爺，爲什麼
捉李全生？

王老爺 他毀壞人家財產，他扳了橋上的磚，又撕了周鄉紳的羽毛扇。

桂升 請問王老爺，爲什麼捉陳金福？

王老爺 他——他——他說話說得不好。

桂升（看他這樣不講理憤怒極了，不知是那裏來的勇氣，什麼法院什麼老爺全都
不管了，握起拳頭在王老爺的面上搥，就要打他的樣子）問王老爺，打人——動
手打人——是不是犯法的？

王老爺（見他的拳頭有點怕）打人是犯法的，犯法的。

桂升 周鄉紳動人打人，你爲什麼不捉周鄉紳！

王老爺 我——我——嘿！

（這時候農民又陸陸續續來了不少，看着桂升羞辱王老爺。）

桂升 你做的是什麼官！你還是做中華民國的官呢還是做周鄉紳家的官！

（王老爺閉口無言。）

桂升 姓周的養一隻狗，也不會像你這樣聽話的。

（這時候忽然聽見祠堂一面珠鳳驚叫的聲音。）

（衆人又漸漸地靜下來，頃聽着。）

（又聽見珠鳳哭喊『爹爹他們打得你這樣利害麼！』）

（橋上的人聽了，毛骨聳然；四五十個人一點聲息也沒有；忽然不約而同的像暴雷似的，衆人大喊一聲；連長工轎夫一起在內。）

王老爺（面如土色，想溜）我去——我去看看去——叫他們不要再打。（轉身就走）

桂升（拿着幾塊磚石，追上來擲他）不要逃，不要逃，你敢不把細着兩個人放出來！

王老爺（急急的走着）放——放。（人不見了）

桂升（轉身大喊）我們還等什麼！拆呀！拆呀！

衆農民（齊應）拆呀！（各人拿着傢伙就動起手來）

（祇聽見村裏頭一片鑼響，漸漸自遠而近；徐元發打着鑼領着不少的男女老少農民

來了；看見拆橋，大家動手。）

（桂升一面拾着磚，一面指揮着大衆。）

（徐元發敲着鑼，領着幾個人又奔向祠堂那面去。）

（橋上磚石橫飛。）

李全生（奔回來，看見有人拆橋了）好，我去把洋龍船撐過來。（向西去了）

（祠堂那邊鑼聲震天，僧響）

（周家的長工也有來幫着扛磚頭的。）

（大保珠鳳扶着陳金福回來，金福也忙着拾磚。）

（大保和珠鳳走過橋來，立在一邊看着，看了一回。）

大保（看着那五奎橋一點一點沒有了）啊啊，這一下周鄉紳算是完全以完結了！

· 這叫做「敬酒不吃吃罰酒」，好好和他商量，再也霸住了不肯的，一定要弄到這

樣，他現在也那服貼貼不聲不響了！

珠鳳 現在鄉下人有了活路了！

（鑼聲又響起來，徐元發又領了更多的人來拆橋了）



「五 奎 橋」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一九四六年六月再版

定價

著 者： 洪 深
裝 幀 者： 錢 君 匋
出 版 者： 鐵 流 書 店
發 行 者： 胡 仲 修
聯 力 出 版 社
代 售 者： 五 洲 書 報 社
國 際 書 報 社
暨 各 大 書 局

82

34187
11